**嘎**

**嘎**

**聲**

**踩**

**散 碎**

**文 的**

**與 黃**

**小 昏**

**說**

**思**

**理**

散

文

**回家的路，很長**

是在放下越洋長途電話的時候，便開始走上了回家的路。

訂機票，打理素靜的行裝，寫下長長一張孩子活動的時間表，大大小小的交代、細細密密的叮嚀。只因自己就要單獨踏上旅途，奔赴萬里關山外的一場喪事。

候機室，今日的陽關。西出，往地球的極北飛去，再往南飛，十六個小時的航程，便是最短的歸鄉路了。西出陽關，關內關外都有故人，也有長長的牽掛與想念。只是，路的終點上，如今已經又少了一張迎接遊子歸去興奮的臉龐了。

是什麼樣的一種“機”緣呢？四百多人共聚一堂，各據一個小小的空間，呼吸一樣的空氣，取飲同樣的食物飲料，同樣的作息。一路闖過幾道激盪的氣流，擔起或許多慮的心。

窗簾擋住了亮麗的晴空，硬在機身裏創造出一個黑夜。或者點起一盞小燈讀書寫字，讓心靈超越那狹窄的空間。或者戴上耳機，看幾部悲歡離合的電影。或者疲倦地閉上眼睛，想好好地睡一覺，卻是思潮起伏，難得成眠。或者只是靜靜地坐著，聽轟隆轟隆的引擎聲，在腦海裏繪出一彎航線，祈求一次平安順利的飛行。

然而，轉機站的跑道卻因故關閉了兩個小時，延後了所有降落的時刻、更改了所有再起飛的次序，擾亂了歸人一顆似箭的心。轉機室便擠滿帶了各處風霜、疲憊不堪的旅客。在倉皇中抵達，在焦慮中等待，在已暗的夜色中再踏上征途，慌亂一如逃難。

故鄉以一籠雨後的悶熱迎我。

夜深的高速公路，把原來應有的時速還給奔馳的車輛，便無需擔憂這條公路聞名的塞車了。夜色掩去了路旁或許熟悉或許陌生的風景，一塊塊長方形的路標上，亮著一個個不曾居住過擁有過的城市的名字。呼嘯而過的貨車，車身上那一片獨特的水藍色，卻掠起似曾相識的愉悅。

車入已睡的城市，路邊猶有三兩行人，路上還有趕路的計程車。搖下車窗問路，行人可知問者鄉音未改卻已是鬢毛催了？商店住屋早已打烊熄燈，路邊都已停滿車輛，抬頭只見五樓處，猶點著一盞照著回家的路的燈。那燈火，自三哥過世以後便一直亮著了。

登樓，一雙雙鞋子把一扇扇門泊成了歇息的港灣。近鄉情雖怯，疲憊的腳仍一階階不停地往上爬去，竟忘了已上到第幾層樓了；每一樓對立而且幾乎相似的門上，找不到門牌號碼戶長姓名。或許，每一雙鞋便是記號，只是外來的人無從知曉罷了。

最後，門邊貼著的一張“嚴制”，冷酷地告訴我，我已回到臺中三哥的家了。這兒便是二十三小時前從彼岸出發後的一個終點了。

門裏，還有等門的人，都是六年不見得親人。這時已是清晨兩點半，離家祭的時間只有七個小時了。

終於能夠在一張床上好好地躺了下來。

身旁躺著兩個妹妹，都睡得不安穩。三妹負責四點鐘打電話叫醒還在基隆的家人，早早出門，免得碰上塞車。二妹擔心三妹睡熟了起不來，到四點多知道三妹已經打過電話了才安心地睡著。我閉上眼想睡，卻是百感交集，輾轉無法成眠。

六年前回來是為了奔喪，父親過世。那幾個在家的晚上，躺在母親身邊父親睡過的床上，默默地流淚。這次也是為了喪事回來，躺在侄女的床上，想著三哥過去種種、最近的癌癥病痛，淚汨汨地流。才五十五歲，怎麼就走了呢？這豈是萬分的捨不得便可以說盡的？

六點過後，其他三位哥哥、嫂嫂，他們已長大的子女、孫兒們，還有小弟，都陸續抵達了。圍著茶几吃早飯，聽他們這一陣子彷佛未曾中斷的談話，都是特意避開喪事故做輕鬆的話題。便東看看西瞧瞧眼前這一張張六年沒見到親人的臉，暫時忘了這趟回來的目的。

一家人全上了租來的遊覽車，出發到殯儀館。車外，這個我只來過一次的城市，正以一種我幾乎已經忘記的節奏開始它忙碌的一天。大車、小車、路人，都亂中有序有驚無險地，各走各的路。

臺中殯儀館裏，每一個廳外都擺了花圈。聽說，這一天是個好日子。這兒排滿了，儀式一完，還得趕赴的火葬場，排得更滿，鄰近的城市也都擠到這兒來了。

三哥的靈堂外，已高高掛起我一時無法接受的“沈公……”等字樣了。不是只有上了年紀的人才稱公嗎？三哥正值如此英年啊。隻隻白蠟燭上端，已放著一張三哥的放大照，嘴角還牽著我熟悉的笑意。照片上的人，應該還坐在家裏，與我笑談那些我不在的歲月裏的種種的。靈堂裏，前一排坐著揮淚的哥哥弟弟們，髮上都已添霜了。他們怎能背著我就這麼快到蒼老了呢？

祭酒，拈香，告別，再告別，護棺上靈車。

火葬場在大度山。便以為是多少年前某位散文作家筆下多林多詩意多故事的大度山了。在這樣一個地方火化，應多一層悲烈；也應有一段寧靜的山路，好拉長那送行隊伍的依依不捨。

可是，車子一直在商店招牌中行走，而且很快便抵達了。也來不及做好心理準備，便在幾度上香頌經中，讓師父在棺木上寫上三哥的性名，把他推到爐邊排隊等候了

。一隻隻平放在棺木上的香、一縷縷不斷冉冉上升的煙，都是我們最後的道別。我們難捨地離開，三哥終於必須單獨地去了。

火葬場外，還有一直用擴音器請人唱出的哭調，另一喪家硬要旁人知道，分擔的哀傷。下山時，侄女指著右邊告訴我，那便是東海大學。那扇大學的門如何擋住那些聲嘶力竭的哭喊呢？大門內的學子，日日見著那道道爐煙，又如何尋求生命的真諦呢？

眾人要相繼離開時，都記得不能說再見，便都大聲地跟三嫂說，阮要來走囉。彷佛只有如此大聲地、很不在意地說，才能沖淡那份哀傷。

二妹，三妹留下來陪我，還要在三嫂這兒住一個晚上。她們都把各自的家放在一邊，就為了我這個很久才回來一次的大姐。看她們頻頻打電話回家吩咐、叮嚀，心裏覺得過意不去，卻不好說出口。一說，便顯得生份了。

三哥在屋頂陽臺種了些茶花桂花，侄女帶了兒子上去打掃、澆水，我也跟著上了樓

。侄女從玩具屋裏搬來一把椅子，擺在一盆茶花旁，說那是三哥生前常來坐著賞花的位置。天空裏，沒什麼雲彩，灰濛濛的。無法想像三哥生前曾經看過的，是怎麼樣的一個天空。茶花、桂花開過了。還是未到開花的季節呢？兩排花，只見一兩朵星也似地開著的桂花。趨前聞去，卻嗅不出一絲兒香味。是自己哭了大半天鼻塞，還是花兒有知，無心再燦爛地吐露芬芳了？

尚未滿三歲的侄孫兒興奮地把一碗一碗的水倒進幾盆他特別喜愛的花盆裏，也把自己弄得一身濕了，才跟著大人下樓。他跟三哥一向就特別親，三哥走了，他模仿著跟著眾人念經、回禮，看到三哥的放大照，他找來椅子墊腳，抱著相片猛親，又惹來好一陣心酸。

當年出國時，三哥最小的孩子正是侄孫兒現在這個年紀。才一眨眼，便已二十多年過去了。早婚的二妹，也已經開始含飴弄孫了。

客廳裏圍坐著，面對的還是一架電視劇，卻早已不同於二十多年前的那一架了。正播著鄧麗君專輯，一首首因她唱紅的歌，便傳來那已經遙遠的年代了。歌唱完了，兩個妹妹還好意地想介紹我多看一些沒看過的節目，卻紛紛在沙發上歪歪倒倒地睡著了。輕輕叫醒她們上床睡覺時，便彷佛一下子掉進好久好久以前的日子了；叫醒她們，讓她們繼續把功課寫完。那又是什麼樣一種年歲呢？

站在路旁的車站等開往基隆的汽車時，才親身體會到都市命脈的跳動。多少年只能在電影、電視專輯中看到的故鄉的街景，現在補償似地一古腦兒全撲了過來。聽車聲隆隆，看煙塵滾滾；車水馬龍中，迎面是才初夏卻已燠熱的風。

入境隨俗，第一要件便是學習如何避開塞車的時段。妹妹們選好班車，中興號取代了還拋錨在高速公路上等候營救的國光號。旅客散坐著，一路吹著冷氣，空空蕩蕩地直駛最北的港都，大概便是一種難得的享受了。

終點處，跟司機說：你開得很好，謝謝。司機先是一臉茫然，聽清了我說的竟是讚美、感謝的話，萬分感激又不好意思地連說，那裏、那裏。想來，我們仍是吝於日常的讚美與感激的民族了。前一日與妹妹們在街邊亭仔腳喝飲料吃小吃，妹妹們結帳付錢時，我趨前去跟正在準備下一盤點心的年輕女老闆說：你們做的東西很好吃

，也引來她一臉的不解、聽懂了以後的不好意思。我說得還很字正腔圓，所說的卻叫人誤會成一種外來的語言了。

下車聞到熟悉的鹹腥味，吹著港風，便知道是真正的回到家了。港灣依舊，還要停泊遠來的船隻，還要張開雙臂歡迎遊子的歸來。端午龍舟賽的旗幟飄滿港邊市區，原來已是粽葉飄香的季節了。

廟口仍然熱鬧。人潮不斷，碟碟小菜，杯杯色彩迷人的飲料，一張張尚未熟悉的鈔票，一陣陣商店敞開大門善意相送的冷氣。衣服店、鞋店、餐飲店、音樂店，仍然熱烈地招徠生意。在音樂店裏選購卡帶，便像多少年前從學校宿舍回家，下了車，總要到唱片行選張國樂的帶回家給爸爸。或者，在特定的花店裏，買把花送給媽媽

。而今，選東西，為了先生、孩子，付錢的是永遠搶贏的妹妹們。自己，是一名遠客。

仍然是三妹負責聯絡所有家人。她才坐定，便一串號碼一串號碼地撥出去，內容都一樣，晚上在大哥家吃飯。打到小弟那兒，他帶隊賞鳥還未回家。三妹讓我聽了他電話上的留言：五隻小老鷹已經會飛了，還有三隻正在努力成長中。聽說他的留言常換，都是跟基隆的老鷹有關。

從前些年開始，小弟便辭去了原先頗受學生愛戴的教職，全心全力觀察基隆的老鷹

，記錄牠們在日漸狹窄的領域裏的生活。自己出錢發行環保、回歸自然生活、老鷹動態的小冊子，在基隆成立野鳥學會，推進，增加人們對身邊自然界的認識，進而達到保護大自然的目的。

在三嫂家看到他時，黝黝黑黑的，一副生活得非常充實有意義的樣子。向他恭喜阻擋北三島淪為觀光區成功，才知道他最近又打了一場勝仗，進一步地使北三島成為保護區。目前，他正積極做保護鳥類的看板，以便掛在最顯眼的地方；同時，他還努力使基隆市擁有一隻官定的市鳥。我不在的這些年裏，他上過電視，接受過雜誌報紙的專訪，得過報導文學的獎，已經成了環保界的一個專有名詞：在基隆觀察老鷹的沈振中。

他掛了一臉興奮地回到大哥家，剛結束這一個賞鳥觀察老鷹的星期天。臉更黑也更亮了。他遞來兩件運動衫，上頭印有鷹的圖畫、“基隆有一群老鷹的故事……”等字，是野鳥學會發行的最後四件中的兩件。絕版了，不再印做了。看著封套裏的運動衫，才發現原來正捧著兩件珍品哩。他興致勃勃地談著他目前的計劃，還是一臉憨厚。難以想像他去奔走、去官府為老鷹、鳥類請命時的模樣。

大家最關心的還是他已經硬化的肝，三妹常常得提醒他去做掃描檢查。他倒是挺樂觀的，直說他晚上睡得著覺也睡得好，不用擔心。

三哥肝癌過世，二哥也得了肝癌，大夥兒總不希望家裏接二連三地出事。看著他，為他拋棄成家教職、專心老鷹而驕傲；但是一想到他也才四十出頭，便必須注意肝的情況了，又如何能寬心呢？

哥哥們都帶了孩子孫子回來，妹妹們也趕了來，都聚到天德宮下頭大哥家了。

舊日的勝利巷已經不再，這次回來雖已不像上次那麼震驚，走上長長斜坡，見到迎我的竟是一處斷壁，而不是寬寬長長通往天德宮的石梯時，心便好像一下子全被掏空了。

挖掉了那座石梯，便真的斷去了我與天德宮、我與求學時代苦讀之間的橋梁了。我如何走上去探訪母親為我求得香袋賜我海外多年平安的寺廟？我如何走過正殿從旁邊的樓梯登上住持曾經為巷子裏的學生闢出的大書房？我又如何從大書房開向勝利巷的門口望向近處的屋宇、遠處的和平島呢？

廟寺正在擴建，日後或許還會有一座石梯通往梯上的晨鐘暮鼓。但是，那嶄新的石梯上，不會有我舊日的足跡、熟悉的苔痕了。

只有走進屋裏上桌吃飯還是舊時情景。我仍然與哥哥們男眷們先坐先吃，就像昔日大學、研究所時，每次回家受到的禮遇。那時，座上有爸爸常掛在嘴邊欣慰的笑容

，也有媽媽不時上菜順便問了再問的“什麼時候回學校？”她總是必須與她那不甚瞭解的學府爭奪我在家的時間。坐在圓桌旁，猛地發現，這麼多年來，我居然那麼吝於給家人時常團員的機會。

這次回來，家人都好意地問，最想吃什麼，就怕我這些年在國外給餓到了。我也都毫不客氣地說，最想吃茭白筍。嫂嫂也都正好一早買了一些。於是賓主皆歡，我可以吃到夢寐以求的東西，她們也因為終於能夠投我所好地款到我而高興，還直說回來的正是時候，早一點，還可能吃不到呢。再想一想這趟是為什麼回來的，便不知如何再接下去了。

正在讀國中的一位侄女，問起美國中學的情形，越說她越為自己永遠趕不完的功課考不完的試傷心，只好找另一個晚輩換個話題了。離開二十多年，回頭再看，教育的過程行列依舊，學生的擔子彷彿未曾減輕反而加重。除了每天寫功課還要寫到十一、二點，每天都還要考很多科之外，他們還要補好多各種不同的習，上各種名堂的輔導課。何時能了呢？

躺在大嫂身邊，聽她講起這些年家中的種種，享受著那種回娘家特有的溫馨。彷彿因了自己已過中年，不復舊時學生模樣，嫂嫂才覺得可以與我話家常了。一下子知道了這麼多事故，便又思潮洶湧，久久不能成眠。聽到鐘響了三下、四下，才昏昏睡去。隔日發現，大哥家的鐘不會響，前一晚聽到的是樓上別人家的鐘，便只有啞然失笑了。這樣一個無眠的夜。

曾經三上南榮公墓，第一次是在一場颱風過後，跟父親去看祖墳有沒有被颱風吹壞

。所到之處，但見幾座只剩下一半的墳墓，另一半讓泥土給帶走了。看到祖墳安好無缺，爸才放了心，欣慰地笑了。那時，我沒留意墓碑上刻的字樣，只想快快離開那一座全是墳墓的山崗，更沒心思去探聽那些遠祖們的事績。爸也保持他一向的沉默寡言。或許他曾等著我打聽躺在那兒的都是誰、都做過什麼事，卻發現他這個學歷史的女兒居然想不起該向他挖古探源，失望地不願說，或許他還是私下地為我辯護，學西洋史、美國史的，沒時間注意自己的歷史了。

這麼多年後，回想當年父親只選了我跟他上山，這是否意味著他計劃在山上告訴我他記得的一些家族的歷史？一向不善言辭的他，一方面苦於不知如何開口，一方面看到我一副此行目的已達想早早下山的樣子，只好失望地作罷。也許父親以為日後還會有機會告訴我，便不在乎錯過那次了。只是，未出國前，我常年在外頭，出國了，我便像斷了線的風箏，拉都拉不回來了。他走的時候，又有抱憾呢？未曾說起的，又只限於家族的歷史嗎？於我，又豈是遺憾二字能說夠能說盡的？

或者，當年父親對遠祖的事績也知道得不多。他也許聽過一些傳聞，卻苦於無從求證，無法知道得更詳細，沒辦法把一部完整的家史傳給我們、我們的下一代。那回上山，他是否曾經想把這項任務交給我呢？學歷史的，應當知道如何去訪古探實的

。

當年上史學方法，美籍教授提過收集“口說歷史”。都以為只有豐功偉業才值得收藏，便放眼天下，反而看不見四周最切身的史料了。

二十多年後，第二度上公墓，便是六年前送父親上山了。整座上崗更顯得擁擠，火葬場外也排滿了等候吉時的家屬。隔日再上公墓，為了看師父將父親的骨灰裝甕、將骨灰移到臨時搭建的納骨塔。哥哥們當時正計劃蓋一座靈骨塔，供奉父親這一支的祖先。悲傷中兩度上山，都未曾想到祭拜遠祖，更無心情探問古人的事績了。

這一次上公墓，為了祭拜已經入塔的近祖、父親，也為了拜拜母親已經撿好正等曬乾裝甕的遺骨。媽生前便交代了，她怕火，絕不能火葬。哥哥們只有遵照她的遺囑土葬，這些年後再收骨裝甕入祖塔了。

師父帶我們越過幾座墳，來的曬骨場，像個考古人類學家似地為我們解釋每一個部位的骨頭，告訴我們他曾經為了一片肩胛骨，回到母親的墓地，花了好多時間才找到。一塊都不能少的！師父盡責地說。他拿起尾椎骨，又拿起曬骨場裏另一人的遺骨裏同樣部位的骨，告訴我們，媽媽生前坐的時間長，另一人站的時間多。人走了，留下骨骸來透露一生的大概。

大哥說只要對媽媽的遺骨合十一拜就可以了，便忍下那份見骨不見人的悲傷，默默地合十拜了。

走上公墓裏的羊腸小道，跟著家人往上爬去。從路的盡頭到靈骨塔還有一些路程，卻沒有一條可走的路，只得借道諸多墳墓前圍起的矮石牆了。三妹提醒我，每踩過一座墳，都要抱歉地說“借踩、借踩”。我們便一路彎彎曲曲地在雜草叢生中“借踩”過去。沒有指標，沒有地圖，就憑著家人的記憶找到了靈骨塔。塔上寫了父親、父親以上三代祖先跟他們的配偶的名字。兩扇石門裏，供奉的便是這些人的遺骨了。

是先人留下的習俗，做古多年後，遺骨裝甕，以便有朝一日回唐山老家時方便載運

，而今，先人當時異地他鄉的島嶼，已經成了他們後代的故土家鄉了。問大哥是否還能在唐山找到祖墳，他說已經不可能了。這麼長的一段時間，再加上過去這近五十年的動亂，怎能奢望祖墳安然無恙呢？退而求次地問，是否能找到一些戶口記錄呢？大概也不可能了，都好幾代以前的事了。

先給土地公上香，謝謝祂的保佑。再為三代祖先、父親上香，希望他們早於西方團圓。

回轉身，極目所見，滿坑滿谷的墳。如何在這樣一座山中看出風水的好壞呢？造塔前，地理師認為原先祖墳所在地地勢低會積水，不宜蓋塔，選中目前這處，地勢高位置好。待動工了，才發現正好相反，高處積水低處乾，卻又不能更改。家人還耿耿於懷時，塔前又有新塔築起，稜角直指祖塔喉部，不祥之兆。果不其然，三哥病況急轉直下、病故。現在，那個棱角已在各方協商後磨圓了。以後的運道又應如何呢？信，還是不信？

為故去的人找一處好風水，到底是為了故人呢？還是只是為了後代子孫？人走了，還會在乎那小小的歇息之地山明水秀、正寢龍穴嗎？後代子孫如果只圖在古人餘蔭下飛黃騰達，或者將所有的不幸歸罪於祖墳的風水，這豈不是清楚地表明了一種永遠不願有所擔當的依賴嗎？

家人一時還不想下山，便在塔前的水泥地上坐下來，靜靜地聽大哥談起有關我們這個家族他熟悉的往事。溫習一下自己還存留的幼年記憶：關心我們一家大小的姑媽

，曾經與我們住在一起的大表哥，遇過兩次海難幸還而改行的二表哥。聽聽有關相當富有的姑丈的往事，叔公、叔公與父親的先祖的傳說。

先祖的墓碑上刻了“皇親”二字，據說是皇帝御賜給這位狀元公的。這位狀元公曾經為了愛上一女子，不惜遺棄原配夫人；曾經貪贓枉法，讓受害者下了毒咒，他的後代子孫不得翻身。透過通靈者，知道他還散髮咬著襟角在陰間受著苦難…….

那次與父親上祖墳時，父親是否參加想讓我知道這段類似連續劇劇情般的往事呢？這段傳說下來的故事又是否正確呢？這位狀元公處在什麼樣一個環境呢？是皇親的地位使他驕矜過度，還是他另有不得不的理由？那段婚外情呢？是不是所有一切的關節所在呢？如今，他的墓地已經因為建地需要讓了出去，那塊墓碑也未曾留下。如何去探究影響後世子孫的種種原委呢？

有幸多知道了一些家史，卻也因此多了一些不知是否有答案的疑問。

說是陪我到港邊看民俗古玩的展覽，其實是要買一些紀念品給她們這次沒跟著回來的外甥女。大嫂代表嫂嫂們，拿起一件件精巧的手工藝，連說她們的外甥女一定會喜歡。二妹、三妹也一樣樣地選，都希望我多帶隻皮箱而不是瀟灑得過了頭地只提了一隻手提包便回來。只得酌量地讓她們破費，免得傷了她們的心，也好把那份濃濃的溫馨帶回去。

港區的橋依舊，橋旁街邊多了許多賣速食的大樓。走進一條曾經熟悉的小巷，一旁還散坐著打盹、或一邊聊天一邊下棋的老人，便像忽然間一下子走進了過去而滿心歡喜了。待見到姨媽，媽媽這邊還健在的親人，在她日漸鬆弛的臉龐上找到昔日曾經熟悉的輪廓，聽到如昔的聲音，歡喜之餘，又多了一些感慨。

媽與阿姨這一對姐妹，當年都是出名的美人，也都曾經在同一天產下一女一男；那一女便是我，一男便是那晚我兩小時出生、大女兒已經在輔大念書的表弟了。“你們知道當天你們的外婆有多高興”，姨媽綻開了憶起美好往日的笑容。“一個女婿才剛來報喜，另一個又接踵而來，樂得她都含不攏嘴。”

小時候想看電影，便率領弟妹們來找姨媽，因為她是龍宮的股東之一，把我們帶到門口，我們便可以免費地進去看電影了。選到恰當的時段，可以選最好的位子坐，碰到客滿的片子，我們便得到後頭站著看了。記憶最深的是那部名叫「不如歸」的音樂片，才站定，便看到三哥也跟著來到，大概是姨媽家的人告訴他趕快到戲院來找姨媽吧。當年，就高興有這樣一位可以讓我們白看電影的姨媽。

現在，坐在她家的客廳裏，聽她談起父母親年輕時的事，那種興奮癡迷自然是不同於當年了。

父親是個出名的孝子。開油漆店以前曾經當過車掌，每天一定先幫祖母把家裏的衣服洗好、把尿桶刷洗乾淨了才去上班。母親嫁過來以後，洗好的衣服要不時去拉平

，曬乾後的衣服要比熨過的還平才可以。我出生的時候，祖母已經不在了，只留下一張頭髮梳得光整衣服穿得不見一絲皺紋的放大照，嘴角抿得緊緊的。她老人家如果看到我們要用熨斗燙衣服，而且三妹還曾經邊燙邊打瞌睡在毯子上燒出一個洞來

，大概會嚴厲地訓誡一番，或者責罵母親不懂得教孩子，尤其是教女孩子吧。錯過與這樣一位母親、婆婆在一起生活的機會，應該怎樣感嘆呢？

老遠回來，一邊重逢也一邊道別。在三嫂那兒如此，在大哥那兒也如此，在姨媽家也是，到二哥家再到飯館更是如此，接風送行都一塊兒辦了。時差尚未調整過來，又要提起簡單的行李，一步步走向另一個歸途了。

「海珍珠」出名的海鮮一盤盤地端上，越接近餐後的袖珍冰棒甜點，便越接近分手的時刻。在飯店內的孔雀開屏浮雕前照張全家福後，便得站到飯店外的停車場話別了。計程車一輛輛地開走，載走了一張張才溫習了、逐漸熟悉的臉。車內車外但見揚起的手，彷佛只是一塊兒吃完飯，不久還會電話一約就能見面了。

我站在路邊不斷地揮手，港都的山城，夜色便都一下子淒迷了起來。怎麼只有我感覺到濃濃的離愁呢？或許家人都把離情處理得很好，讓我不至於太難過了？怕看到我再像六年前一樣抱著嫂嫂們哭？

二嫂到車站送我跟三妹上台北，幫我們留意那隨時都會開來的公路局汽車，也就免去了最後的話別。三妹一旁說著：從金山到中崙的班車會在聯合報前停車，我們在那兒下車，搭計程車到她台北東區的家附近。不多久，一下子來了兩班，二嫂忙睜大眼睛找我們要搭的那班，我們也忙跟著車子跑，便也只記得大聲說再見，沒工夫難過了。

車子轉過幾個彎，回頭便再也看不到心愛的港都了。今夜無雨，卻想起「啊‧‧飄浪萬里，港都夜雨怎不停？」這首只有住在港邊而又浪跡天涯的人才懂得淒美的歌

。

冷氣的呼呼聲中，曾經沉沉地睡著，以為終於能夠一覺睡到天亮了，睜開眼，竟仍只是三點多而已。這回沒聽到任何鐘響。算算回家以來四個晚上真正睡著的時間，竟只有七、八個鐘頭而已。白天裏的精力，從何而來呢？

坐計程車到松山機場搭車去中正機場，一路看到早起等車上學的學子，白衣黑裙、白衣卡其褲的。我探頭觀望，竟貪婪地想在她們年輕的衣著、身上找到自己昔日的影子。

一路與三妹聊著，知道我們補足這些年來不曾有機會談的。車子出了高速公路，往機場的方向開去時，才七點多，正為成功地避開了賽車隊時刻稱幸，車子卻開始慢了下來，前方有貨車掉到路外邊去，正在拖吊中。想起三妹曾說過，從台北到高雄塞得厲害要開十九個小時，這一拖吊耽擱，車子寸步而行，要多久才能抵達機場而不誤行程呢？半個鐘頭過去了，車子終於駛過出事的地段，順利地抵達機場。

在機場圓山飯店的咖啡廳跟三妹吃早點，繼續先前在車上曾經為了塞車擔憂而中斷的話題。面對著盤裏兩隻事先忘了吩咐、蛋黃仍然晃動著的荷包蛋，想起姊妹倆這一餐飯後不知何時再聚，舉著叉子便不知如何吃起了。仍然是她堅持為我付錢，也仍然是她亦步亦趨地在玻璃窗的那頭，陪我走完出關以後那條令人思及離鄉背井而熱淚盈眶的甬道。

不知她那頭看我消失在轉角處後，獨自下樓回台北時，是如何處理那份送別的情懷

。只知道她要先去幫我買一本這幾天沒空去買的書託人帶給我，再回家洗這幾天為了陪我時間洗的衣服，買日用品。

大嫂曾多次誇獎三妹。三哥去年發現肝癌住院開刀、最近這幾個月的治療，三妹都陪在一旁。她不但要顧好自己的家，還要時時提醒或者乾脆架了其他幾位哥哥跟弟弟去做檢查。怕我也可能帶了癌症基因，一通越洋長途電話便關關切切地掛了過來

，交代一大堆必須做的檢驗。再想起當年出國時，她陪我上街購買皮箱、衣物，便越覺得二妹曾經說過的話很對：三妹其實是個「大姊大」，家裏什麼事都她在管！

妹妹裏頭，就只有三妹長得最像媽，管起事來那份熱心勁兒也最像。所不同的是，她還只是管管家裏的事，媽媽管的範圍可大了，一整條巷子地去管。難怪媽最後一次入院急診時，她曾經「管」過的，都擁到醫院去看她。院方透露再住院也沒用，家人辦了出院回家後，同一批人又都趕來圍住她身邊看她過去。媽一生喜歡熱鬧，自己生的已經一大堆了，外頭還有一大堆認她當乾媽的。

爸過世的時候就不一樣了，大哥說過。爸一向不喜歡麻煩人，即使是自己的子女。有苦有痛，自己默默承受。因為中風身體百般不便而需要人服侍了，便常常搖頭，

恨自己的無能、依賴。要走了，他選了身邊只有一兩個人在的時候，不願勞師動眾的。可是，出殯的時候，遠遠近近的還是都來送他了。因為，他便是那麼一個老好人，還曾經為了給朋友作保吃上官司。在外，他默默地待人好，在內，默默地關心兒孫，沒聽他大聲過，與母親結縭五十五載，沒吵架過。他走後一年多，媽也跟著去了。媽一向就相當依賴爸。

現在，媽媽的遺骨收好了，便將回到爸的骨灰旁了。

現在，我得抹去眼角的淚痕，在甬道的盡頭掛一通國際直撥電話，告訴五天沒見到先生、女兒，我這就要提起比來時還重的行李，一步步走上來時的路回家了。只是

，滿懷的想念，濃郁的親情，一部待查待考的家史，又豈是短短幾秒鐘可以說得完的？

回家的路，為什麼總是那麼長？

【世界副刊1995.8.24 – 26】

**嘎嘎聲踩碎的黃昏**

灰濛濛的黃昏與斜坐的身姿，在五樓濕漉漉的陽臺上的投影，被忙著澆花的小男孩兒的木屐嘎嘎嘎嘎地踩碎；也像已經拉長拉遠的鏡頭，在都市縱橫交錯的線條中固定成了一個遙遠的定點。嘎嘎嘎嘎的聲音，由遠而近身歷其地急急地敲打著……忽然，嘎嘎聲乍停，一隻封棺的手高高地舉起；死寂中，但聽緩緩落下的槌，擊出一聲永遠的訣別，生命最終的句點。法師金光閃閃的道袍，一揮而上，遮住一片晚天。篤篤篤篤的木魚聲，不停地催著。

這時，三哥，您已離塵多日了。

您在世的最後一天，曾屢次向前去探望的家人提到：“晚上八點要休息。”這是您自己的決定，還是前來引道的故去親人攜來的懿旨天意呢？那晚，八點一到，您就真的赴約似地撒手寰塵了。

那時，最後的一句話，最後的一個手勢，最後的一個眼神，是否都是說不盡的千言萬語，道不完的懷念關照，解不開的離愁遺憾？而，這些都傳不到萬哩關山之外了

。留話機上聽到的一則離去的消息與難掩的哽咽，彷佛夢境裏某一個虛虛幻幻的情節，似假似真。夢醒時，撫著騶失手足之痛，覓向流逝的時光，在那些久遠已經不再明晰的往日裏，竟全是聲聲珍重句句叮嚀與不斷的揮手作別。我，永遠是那歸期難卜越行越遠的妹妹。

而今，送別時只見自己揚起淚濕的絹帕的手，面對的是已封待焚的棺木，也無法說再見了。您，歸無期；您我，相見亦無期。

是何種因緣，我們為兄為妹為姐為弟？既然流著相同的血液，帶著一樣的基因，為何卻又懷著不同的抱負，依著不同的命運，走著不同的路？我們的成長、我們的離去，又曾如何使母親椎心刺骨地悲傷過？尤其是我，為著某種已不復記得的崇高理想，瀟灑地如鶴沖天地離去，一去經年。抽離了過去之後，二十多年卻也只落得滿身滿心異鄉的風與塵。親情盛宴雖洗去了萬哩奔波的疲憊，拂去了層層堆積的鄉思

，鬢髮已霜的我，卻仍然四處尋覓著一個曾經熟悉而今不再的故鄉；心靈深處曾經築起的一座望鄉的樓臺，也永遠只能是孤獨的空廊跫聲、欄干拍遍了。

甕裏已是應歸塵土的骨灰，將入您客居附近的靈骨塔裏，您便不回故居入祖塔了。若干年後，當我客死異鄉時，也將躺在離祖墳很遠很遠的地方，回不去了。葉落時

，如何歸根？

一棵移植的樹，根要埋多深，才能繼續成長茁壯？一朵飄洋過海的花，要如何呵護

，才能吐露原來的芳香？一枝越行越遠的草，要如何照顧，才能繁衍不息？

在那久遠的年代裏，當篳路藍縷的先祖們渡海航向彼岸的未知時，驚濤駭浪中，他們是否猶豫？他們是否頻頻回頭瞻望？當時，避秦的心態是否多於冒險犯難的精神

？那一甕甕便於運載的骨灰，是否便固執地向西排著已然焚化、裊裊不絕的想念？在異鄉的泥土裏埋下故鄉的種籽，他們已為自己、為後代墾殖出另一個可堪慰藉、可堪留念的故鄉。

或許，您我都流著先人背井離鄉的血液。您的，稍淡了些，使您只遷移到最現代的幾個小時的車程之外。我的，濃多了，越了重洋，翻了峻嶺，涉了大川；也迎了更多異地的風霜，揮了更多只有自己能瞭解的汗水和淚水。

而後，對家鄉那已漸陌生、繼起的一代，我將仍然只是一個偶爾提起的名字，一個難得露面的長輩，一團日漸模糊的影子，一封久久才收到的航空信，一通急著說完的越洋長途電話，一個有要事要記得通知的遊子，一個奔喪悲慟的遠客。對更未來更遠的好幾代，我又將是整個故事中一段什麼樣的章節、一個什麼樣的角色呢？

您的故事，轉轉折折、起起伏伏，在最後的病痛中寫下沒有續篇的詞句。我的，又還有多少空頁要填呢？依稀記得您曾經想跟我說一個故事，卻一直無緣說起。那是什麼樣一個故事呢？為何要說給我聽？您如果說了，我會瞭解它的涵意嗎？日後，我們如果得緣在另一個空間相會，您還會記得這件事，那則已成懸案的故事嗎？或許，屆時我已忘了。或者，到了那個時候，便什麼都不必問不必說了；您的、我的

、所有人的，都將是一本本攤開、沒有隱藏，沒有缺頁、沒有刪漏的故事書，一目了然。或許，到那時候，所有的過往便都已經不重要了。

在哪一個年歲離去才能算是壽終正寢？一百？九十？八十？七十？五十五應還是中壯之年，一生衝撞的最高點；還不到收成的季節，也還沒到休息的時候。誰讓您在波瀾壯闊時急流勇退，留下亙長的唏噓與抱憾，也留下永遠年輕不老的形象。這或許便是早殤不公平中的一種補償吧。您將永遠是那張最後的放大照：一個仍然飽滿的天庭，一雙仍然炯炯有神的眼睛，一朵仍然充滿自信的微笑。

而我仍然記得的，比這一張放大照還要年輕。您的影像還停留在多年前車站上、機場的送別，甚至更早以前……您著了一身軍裝，用微薄的軍餉買書贈我，賀我金榜題名考上高中。那幾本書如今早已隨著時日的遷移下落不明，而當時那個購書的身影，卻仍清新如那軍裝的草綠，付錢時驕傲的微笑，也仍溫馨如那日已斜的陽光。

這或許便是遠別經年唯一的好處了。所有的影像，全都停留在臨別時最後的那一霎那；父母還健在，您跟其他幾位哥哥還年輕，弟妹們還年幼……只是，我卻一直無法看到、記住自己那時的模樣。

越走越遠也越走離了當初規劃的軌道。或許，人生中根本就沒有一條既定的道路。先前的一條走不通了、斷了，或修正方向，擇路再走，或披荊斬棘，自己闢出一條路來。便一路走著，是風調雨順也好，是崎嶇不平也好。

抵達終點時，回頭看，才能看出這一路的經緯脈絡。

篤篤篤篤的木魚聲已經停止，法師金光閃閃的道袍已然撤去。五樓陽臺上，還是那斜坐的身姿，還是那忙著澆水澆了一整個陽臺的小男孩嘎嘎不停的木屐聲。

黃昏的投影，已碎。

【中央副刊1996.8.30】

**二哥，您什麼時候回家？**

醫院對面才蓋好的幾棟高樓大廈，還沒有人搬進去住，每一層樓都睜著一隻隻 空洞無神的眼睛，不知要說什麼。大樓旁邊的山坡，已經讓挖土機挖出一大片空地。山坡上，剩下幾棟蓊鬱的老樹，還固執地挺立在那兒，守著港都那日漸近代黃昏。

在那個向晚的時刻裏，我就要與您道別，搭隔一日的飛機回家了。您什麼時候才出院回家呢？二哥。

算算從您發現罹肝癌到現在，您已經與它奮鬥了六年了。比您晚發現卻發作得兇猛教人措手不及的三哥，已經離去整整兩年多了。這幾年裏，您沒開刀也沒接受藥物治療，只憑著特地採來的草茶，與腫瘤相互抗爭。最近，草茶入不了口，食物進不了嘴，癌痛排山倒海地發作起來了。您幾度到醫院急診，醫生們也只能幫助您打止痛針，減輕只有您自己能體會您自己必須忍受的痛苦了。

匆匆趕回基隆時，您已經等到床位，住進基隆長庚醫院十樓的那間病房了。那就是所謂的癌症病房了。二嫂與侄子們輪流到醫院去看護，兄弟妹妹們，其他侄子們也都不時抽空去探望您，常常把床位邊狹小的空間擠得滿滿的。

小弟已預先告訴您我要回去的消息，當我走進病房時，您才不致於太驚訝。您伸出手握住我的手，關懷地問：就你自己一個人回來？病痛瘦骨嶙峋的臉上，拉出一朵令人心痛的笑容。我把那一路十六個小時航程中演練了不知多少遍的對白說出來，就希望能使這次突然的返鄉、短暫的停留，看起來像是一件再自然不過的事。

您高興地握著我的手。如果我沒記錯，這是有記憶以來，您我一生中第一次的握手

。以往，您工作回來，看到我突然出現在家裏，總是習慣地問，什麼時候回來的？接著說的便是，什麼時候回去？那時候，我常年住校，後來又出國，逐漸把自己變成一個偶爾才會來造訪的客人。記憶中，我們實在沒說上幾句話。在那個接近告別的時刻裏，數數回去那三天裏，我們總共說的話，也沒幾句。

第一天。

您正準備進手術房，在肚子上開一個小洞，好定時直接打止痛針。年輕的護士小姐做手術前的準備，用臺語問您有沒有假牙，接著該問是不是戴隱形眼鏡，想不起臺語怎麼說，情急之下便問，有沒有假眼睛。一旁的家人都笑了，您也開懷地跟著笑了。說說笑笑，大家也因此暫忘，您身上要挨一刀、為什麼要開刀這件事了。

我們一夥人護送您到八樓的手術房外，您被推進去時，一再關照侄子們要記得帶我出去吃飯，就怕怠慢了我這個遠地回來的妹妹。那個上午，有很多人要開刀，您排得很後面。我們圍站在窗外，看著您萬分無助地躺在掛了點滴架的床上，擔憂著如果您全身痛起來時，誰能及時找來醫生給您打止痛針呢？您大概只能抓著欄杆、咬著牙忍著痛、萬分無奈地掉眼淚了。

手術房外等候室牆上的佈告欄裏，醫院的志工把手術房內病人的名字，依等候中、手術中、恢復中，分欄貼上。中午一到，志工下班，把所有病人的名條全部取下來

，佈告欄上便只剩下一片空白了。等候室裏的所有家屬，便一下子失去了等候的憑藉，無從知道那一扇緊緊關閉的門內的動靜了。如果那片空白能夠代表沒有人需要開刀動手術，那該多好！

您在手術室裏枯等的時候，您的二兒子跟媳婦，帶了我和二妹出去吃飯。那是一間很乾淨的日本料理店，就在醫院左側隔街的地方。料理應該都很好吃，可是，我實在吃不下，真的白白浪費了您的美意了。匆匆回到醫院八樓的等候室，輪班的志工已經來了，正拿著名條，重新在佈告欄上安排手術房內地順序，您的名字終於排到手術中那一行了。我們這才鬆了口氣，您不必再苦苦地等候了。

您從手術房裏出來，第一句話便是問孩子有沒有帶我出去吃飯。您自己已經好久沒吃東西了！回到病房，您一邊不舒服地吐，還要一邊關心那晚您自己無法出席的晚宴。因為我好不容易回去一趟，二妹二妹夫四妹四妹夫邀請全家人到餐館吃飯團聚

。那時，我們多希望您也能一塊兒去，我相信您也是這麼希望著的。我跟家人要到飯店去時，您拉著我的手，我淺淺地安慰地說，您好好休息，我明天再來看您。也似乎只有如此，才能減輕那份把您丟在醫院的罪惡感了。

那三天裏，每天的告別，我都說得輕描淡寫的。也只有這樣，我才能忍住心頭的不捨、忍住一不小心就會掉下來的淚。要哭，大家早都躲到一旁哭去了，都不忍心讓您難過、加添您的心理負擔。只是，當您看到家人紅腫的眼睛或者已經木然的神情時，心裏明白的，卻也只能無奈地裝著什麼都沒看到了。

那晚，在昱碧嶺飯店裏，主桌上坐了大哥四哥小弟、四位嫂嫂、二妹夫和我。爸媽不在了，三哥已走，您獨自由大侄子陪在醫院裏，這一頓團圓的飯，便無法十全十美了。另外兩桌，坐滿了年輕的一代，以及更年幼的一代。雖然每張圓桌坐滿了，那缺失的，卻永遠無形地空在那兒，無法彌補了。

眾人都唯恐我吃不飽，頻頻招呼我吃那一道道鮮美的海產。兩年前回去奔三哥喪，您作東款宴海珍珠，洗塵兼送行，您不就是那樣頻頻要我多吃的嗎？再前幾年，辦完爸爸的喪事回美的前夕，您跟四哥特地去釣了魚請我們吃，都知道我不容易吃到新鮮的海味。只是，在那樣總是充滿哀傷於離情的晚宴裏，我怎開得了懷暢得了飲呢？

餐後，捨不得好不容易才聚在一起又要散了，便都散步去飯店附近小弟住的地方。一行人在已夜的街道上，拉出一條長長的隊伍，您可以想像到那浩浩蕩蕩的陣勢吧

。大大小小都要去看小弟照顧基隆的老鷹、寫老鷹的故事的小屋。一群人擠在小屋裏，爭看小弟因觀察老鷹在山上撿來的一石一木。這一間小屋曾因著小弟、老鷹出了名上了報章雜誌和電視。大夥兒團團站著，分享那份榮譽，也熱烘烘地擠出了一身汗。如果您也去了，您也一定會像其他家人一樣，為他驕傲的，對不？

第二天。

那天，止痛的藥量放重了，您不適應，又不舒服了好一陣子，一旁看護的也都忙亂了起來。只是，當您看到家人，您又關心地問起前一晚的餐宴、小弟的小屋、基隆的老鷹，看到我，您關心的仍是我吃了沒、妹妹們是否安排帶我去那裏走走。您並不希望我這一趟老遠回去，就為了您成天呆在醫院裏。其實，那不正是我萬里迢迢回去的本意嗎？這一輩子，我何曾就那樣靜靜地坐在一旁陪伴您呢？可是，那個下午，我還是客隨主便地離開了醫院，跟著妹妹們去了廟口一趟，在一間銀樓裏給二嫂選一條金鐲子。二嫂的六十歲生日快要到了。

您是前年還是大前年過六十大壽的？那時打電話跟您祝賀，您才從飯店回到家，談及宴席盛況，話筒中還可以感受到您那份洋洋的喜氣。您問我，我六十歲時，是回臺灣讓家人為我做壽呢？還是全家人坐了飛機到美國給我做壽？我們在電話裏哈哈大笑了好久。還早呢！

第三天，返台的最後一天了。

那天，醫生拿準了止痛針的藥量，您不再不舒服了，可是卻也因著藥物的影響，不時地睡著。那時，西斜的太陽，從百葉窗照進來，您額頭上泛著一抹汗。您單薄瘦削的身子斜裹著一條薄被子，露出的腿還明顯地水腫著。看著您那時的模樣，怎能相信以前因為您胖，大家都叫您「大棵才」呢？

您偶爾醒來，看到床前一大堆人，關心這關心那地問著。見著我，想起我隔日就要返美了，再度問起班機的時刻。隔天一大早就得趕到飛機場，不能再到醫院探望您了。那一別，何時才能再見面呢？

我們把前一日買來的金鐲子送給二嫂，二嫂幾番婉拒，最後還是叫眾人勸收下了。那時，您是如何地感慨著的呢？前陣子您還能走動時，曾去您多年的摯友家坐坐，談到萬一您走了，最叫您放心不下的就是二嫂了。先走的人，要帶走多少牽掛？要留下多少遺憾和恒久無期的思念？三哥走後的這兩年裏，曾經回家幾次，他的子女們都感受到了。夫妻之緣、父母子女之緣、兄弟姐妹之緣，這一切都是如何命定、如何牽繫的呢？

日影漸薄，從遠地回來探望您的都將離去了，我也將與眾人回大哥家，再吃一頓大嫂特地燒的好菜，然後，再無法入眠地睜著眼睛等候天亮。在我們都站起來的那個霎那裏，您心中是如何地激動著的呢？或許，您就是在那個時候，計劃著要侄子去選購一只鑲鑽的紅寶石戒指，讓二嫂侄子侄媳侄孫兒，在我返美的前夕，慎慎重重地拿到大哥家送給我，已補償您不能親自設宴款待的遺憾，也算是留給我做個紀念

。只是，您為何一定要這樣送我一份如此珍貴、日後戴起來會感傷不能自已的禮物呢？

告別的時候，我很想彎下身來吻吻您的額頭。可是如果這樣，我的淚一定會控制不住，掉到您的臉頰上，然後，一發不可收拾地抱頭痛哭，而且把眾人都惹哭了。所以，我再度面對著醫院對面的山坡、山坡上殘餘的老樹，用力地眨眨眼睛，把淚逼回去，勇敢地回轉過身來，握著您的手，裝著很自然地說：「您好好保養，我有空再回來看您。」您用力地回握著，長長地嘆了一口氣。那聲長嘆裏，有多少無法說得清的感慨呢？

雖然捨不得走，我還是輕輕地抽出手來，帶著您那聲長嘆、您那病重異常的手溫，走出那一間讓我們難得相聚的病房。那時，我很想再走回去問您，還記不記得我小時候學唱「悲情的城市」時，您站在老家的客廳的中央，告訴我最後那個「啊」要唱低下來而不是唱高上去？也許您還記得這首歌，可是大概記不得教唱這回事了。

下樓時，站在電梯裏，聽了三天重復不停播著的「為維護環境衛生，請不要在院內吸煙，並請小心扒手」，仍好意地播著，我的腦海裏卻迴旋著那首引入悲傷的歌曲

。在那遙遠的往日裏，我怎會獨衷「悲情的城市」與另一首「港都夜雨」呢？難道就為了這兩首歌，所以在多年後的今日，每次回到這城市，我都要掉落生離死別的眼淚，每次離開這港都，我都要想起多麼漂泊的人生？日後，又要如何再去唱呢？

離開醫院大樓，在曾經陌生卻熟悉的街道上，夕陽與滾滾煙塵中，我已經漸漸踏上歸途了。您什麼時候回家呢，二哥？

【星島周刊1998.1.3】

小

說

**那年，阿嬤要出嫁**

那年，阿嬤出嫁的時候，我陪她坐了三輪車，一路送她到新阿公住的地方。

那天和其他我記得的日子一樣，天陰陰的，雨彷佛從古早古早就那樣牽牽掛掛地落著。我在加蓋的小房間的榻榻米上，被雨打在鐵皮屋頂的叮叮咚咚聲吵醒。平常，這種雨聲是叫不醒我的，只有阿嬤才有辦法把我喚醒搖醒。

那個她在這個家最後一天的早晨，阿嬤跟平常一樣起得很早，單薄又略顯佝僂的身上，罩了一件洗得泛白只有在針腳處才看得見原來的顏色的寬鬆衫褲，蹲在廚房那座永遠無言地張著大嘴巴的灶前，往昨晚已經將灰清得乾淨的爐口裏塞煤炭起火，燒了水煮稀飯，熱剩菜準備便當。然後，就著淡薄的天光，梳理她那一頭越梳越稀少灰白的長髮，在腦後勺熟練地挽了個薄薄扁扁的髮髻，罩上已經褪色脫線的髮網

。我跪坐在廚房邊飯桌旁的榻榻米上，阿嬤端上已經熱好的剩菜，早先盛好已經涼了一會兒的稀飯，做好已經用大手帕包得有稜有角的便當。那個她就要出嫁的早晨

，阿嬤沒到巷口的醬菜店買我愛吃的醬瓜、花豆跟肉鬆。

阿嬤那張洗得淨白的臉上，糾纏著一些理也理不清楚粗粗細細的皺紋，一張缺了幾顆牙的嘴微微地凹扁著，兩片一直沒有顏色的嘴唇乾乾裂裂地嵌在那一堆紋路裏。那個雨落得令人心煩的早晨，她那兩隻特別浮腫的眼睛，失去了那些年裏臉上還僅存的一點點兒光彩，呆呆滯滯的。那年，阿嬤才五十多歲。

阿嬤就著廚房門邊掛著的小鏡子，摸了摸已經一絲不茍的頭髮，趿著木屐，盡量不出聲地走到門廳裏，用一隻小茶壺，把案桌上供著的小杯子拿到廚房裏來洗。自來水汨汨地流著，洗著前一天再前的每一天都洗得乾乾淨淨的小磁杯，小心翼翼地將灶邊壺裏燒開過的水倒進杯子裏，再端回門廳，間隔得像尺量著地放在永遠都不染一點灰塵的案桌上。她從案桌一角扁圓的小鐵筒裏取出三柱長香，“嚓”地一聲劃了支火柴點著，再噘著嘴盡量不漏風地將火吹熄，佈滿斑紋盤著筋絡的手揮了揮香頭點燃的煙，滿臉肅穆地站在神像前、祖宗牌位前，擺動著頭喃喃地念著，拜了好幾拜，一一將香正正地插進小香爐裏；轉個身，打開前門，對著落雨的小巷合香拜了天和地，然後將香插進門邊斜斜釘著的香插裏，又雙手合十地拜了拜。煙與阿嬤喃喃的祝禱，在門廳裏裊裊上升，飄浮了一陣，便又消失得無影無蹤；門外的煙，飄進雨織成的薄霧中，也看不見了。

阿嬤走回廚房，看見我端著碗舉著筷子發愣，只指指我手中的稀飯，又指指桌上的菜，沒像平時怕我上學遲到催我吃飯那樣一急就更漏風地說：呷，呷，緊呷。我轉過頭來，瞪著眼前一條只剩一半的魚，魚頭上失去魚目窟窿著的眼眶，再也看不見一種既定而且已經運行的命運；一整片已經回鍋失去原來顏色的肉，早就不再掙扎地躺在那一排赤裸的魚骨下頭。想起阿嬤這一出嫁後不能再每天早上叫我起床，煮稀飯給我吃做便當給我帶，心裏又悶悶地難過了起來；再看見她一副平時過日子似的平靜，一點依戀的樣子也沒有，就更加吃不下了。

她搖了搖花白的頭，困難地反轉手臂捶了捶常常喊痠叫痛的腰背，長長地嘆了口氣

，慢慢地退回門廳，脫下木屐，扶著門廳的牆，跪爬著上了門廳連接客廳的高臺階

，再走上客廳已經撤去榻榻米的地板，直了直腰身，彎回廳那頭老是陰陰暗暗的房間，地板喀吱喀吱地響著。

我胡亂地吞完已經由涼變冷的稀飯，軟軟的米粒渾渾噩噩地在肚子裏打著滾，又酸又澀的氣泡竄了上來，擠了我一滿嘴。我拿起牆上掛著的罩網，蓋住桌上的菜，把便當塞進只剩一點點空間的書包裏，將碗筷收到洗碗槽，走到門廳裏案桌對面爸睡房外的牆邊，趴到地上，拉開牆下邊一尺來高充作鞋櫥的小空間前油漆已經剝落的小門拿雨鞋，一股濃烈的霉味潮濕的泥土味鞋臭味舊橡膠味濕帆布味，混著不知多少已腐已爛的蟲屍味，像隻等著讓人釋放已等得非常不耐煩的怪獸似地，從穴窖般的鞋櫥裏張牙舞爪地衝出來，我躲閃不及，嗆得幾乎喘不過氣來。我把紅色雨鞋的鞋筒翻過來，倒出了兩隻突然被震醒睡眼惺忪的蟑螂，牠們跌跌撞撞慌慌亂亂地逃著，又鑽回黝黝森森的鞋櫥裏去了。我在門廳的地板上重重地敲打著雨鞋，又敲出了好幾粒蟑螂屎後，才應該習慣卻仍心有餘悸地把腳伸進雨鞋裏，腳趾頭戒備地擠成一團，小心心心地伸出觸角，彷佛隨時都會碰上一些很不受歡迎的小東西。然後

，我背上書包穿好雨衣，拉開前門，走進不知什麼時候開始變大了的雨裏。

大門對面一壁坡牆上的虎耳草，讓坡墻上人家積年累月灑落滲透的汙水、不斷下著的雨水養得肥肥胖胖的。在那個阿嬤要出嫁落雨的清晨，那些老是豎起身子竊聽街頭巷尾閒言閒語的虎耳草，滿臉無辜傻楞楞地露著油油綠綠的酒窩，滴滴答答地輕笑著。我抬頭看了它們一眼，懷疑它們是否在治療我常常發作的耳疾時，曾經把偷聽來的謠言也塞進我稚嫩的耳朵裏了。我低著頭，讓雨水從雨衣的帽沿滴落一層薄薄的水簾，罩著我青青澀澀的臉。雨水多事地把我暗紅色的雨衣淋得鮮鮮亮亮的。我踢著巷子裏低漥處渾濁的積水，鞋頭濺得斑斑駁駁地走到巷口，叫三輪車。

“阿嬤？”沉默寡言的老芋仔見到我，面無表情地帶著山東腔說，“出嫁？”

我沒像平常叫了車便先坐上去讓老芋仔載到家門接要出門的人，在車後頭拖拖拉拉希望永遠走不到目的地地走回小巷子裏。老芋仔踩得很慢，兩隻讓雨水清洗著的車輪，緩緩地轉動著，拋灑出一串串時而透明時而渾濁的水珠。巷子裏其他的住家，這時已經隱隱約約傳來走動的聲音，一片片還攏靠著的木板窗的隙縫裏，躲閃著一隻隻才睡醒便已非常明亮警覺的眼珠。

回到家門口時，阿嬤已換上了她進廟上香才穿的暗灰對襟衫褲，套了一雙家裏最小號的雨鞋，撐著一把黑傘，一手拿著一只用未來的新阿公送她的大方巾綑成的包袱

，站在已經關上的大門前等我。我走近了，瞧見她淡淡撲了層粉仍蓋不住的皺紋裏

，滾動著幾顆渾濁的小水珠。

老芋仔掀起一角雨簾，阿嬤把傘交給我，抓住車門把爬上車。雨從老芋仔斗笠上滑落，在阿嬤衣袖上滴出不成形的圖案來。我收好雨傘放進三輪車裏阿嬤的腳邊，怕雨衣弄濕了阿嬤這一身衣褲，我忙脫下雨衣跟著鑽進車裏，把雨衣摺放在自己的腳邊。老芋仔扣攏雨簾的時候，我告訴他我們要去的地方，順便往門口瞧了瞧。

爸跟叔叔姑姑，沒有一個人起來送行。

車輪轆轆地滾動著。阿嬤從衣襟上抽出一條發出陳香味的手絹兒，輕輕按了按眼睛和臉頰，兩手放在包袱上，默默地絞著握著手絹，出神地瞪著擋雨的簾子，彷佛可以望穿了雨簾，看到遙遠的某一個地方。

我轉過頭來，掀起三輪車後面一塊方方的小車簾，悒悒落寞地望著漸漸遠去縮小的巷道、道旁一整壁也跟著變細變小的虎耳草，彷佛我才是那個要離開再也回不來的人。

阿嬤拍拍我，我放下車簾，把一巷子的風景留給自顧自地下著的雨。阿嬤長長吁了口氣，看著隨車身微微晃動的雨簾，像是說給自己聽似地喃喃著：阿嬤走了，你要好好照顧自己，鬧鐘響了就起來，上學不要遲到了，晚上做完功課早點睡……這些話，自從未來的新阿公沒託媒婆自己找上門來說親那天以後，阿嬤單獨跟我在一起的時候，已經說過好幾次了。跟我說這些話的時候，也都像現在這樣，眼睛直直地看著前方的某一個定點，然後，非常蒼涼非常無奈地嘆了口氣。

我第一次見到未來的新阿公的時候，爸跟其他叔叔已經見過他幾次了，都是在阿嬤投港被救的晚上。阿嬤幾次投港，都正好碰到這位未來的新阿公輪值巡邏，讓他給救了上來。我也跟著作老芋仔的三輪車去的那次，當我們趕到的時候，阿嬤裹著一條毯子，不住地哆嗦著，打散的濕頭髮，雜亂地貼著一臉的怨懟，整個人叫雨水港水給縮得小小的，無助得像個逃家失敗被抓回來的小孩子。我嚇得摀住嘴，呆站在阿嬤跟前回不過神來，最後還是未來的新阿公用他那特別洪亮的聲音說了一聲“沒代誌了”，我才衝過去一把抱住阿嬤，“哇”的一聲哭了起來。

那時，未來的新阿公大概只會說幾句簡單的臺語，“沒代誌了”說過幾次，還帶著一種我們沒聽過的腔調，跟踩三輪車的老芋仔的不一樣。每次把阿嬤救上岸後我們沒趕去之前，不曉得他是怎麼跟阿嬤交談的，也不知道他是怎麼弄清楚了阿嬤住那裏找人來通知我們的。他來說親那晚，事先大概找人教過練過，不過整晚連說帶比的，我們只約略聽懂了最主要的那句，大概也是他一定重重複複練習了不知多少次的一句：“我要娶老太太。”

未來的新阿公不習慣地盤坐在客廳的圓桌旁，說這句話的時候，特別坐直了他本來就很碩直的身子，拿眼看了圓桌旁所有的人一圈，誠誠懇懇地對大家鞠了個躬。然後又說了一長串我相信在場只有他一個人全懂的話，舉起小酒杯，仰頭喝光，朝眾人亮了一下杯子，放下，等我們的答覆。

在說到要娶阿嬤的那個霎那裏，整個客廳驟然死寂了下來，靜得讓我發現，一直落著的雨，居然中斷了；廚房那兒的走動，也跟著點擊般地靜止了下來。

我看著他那張也擠滿了皺紋的黝黑大方臉，臉上一對炯炯有神的眼睛，懷疑自己是不是聽錯了。再看看桌旁的爸爸跟叔叔，他們先是難以置信地瞪著未來的新阿公，繼而漲紅了臉坐直了身子，大聲地拍著桌子激動地打叫了起來：趙先生，你在開什麼玩笑？要娶阮老姆？你不要以為幾次救了阮老姆的命，就可以這樣隨隨便便亂講話；阮老姆哪可以讓你這樣消遣的；你雖然救了伊的命，也不可以這樣亂來，讓街頭巷尾聽見了，還以為阮老姆老來不好好守寡，還四處去……

爸彷佛忽然發現我居然還坐在那裏似地，像趕蒼蠅般地朝我揮了揮手，你不是還有很多功課要做嗎？寒著臉把我揮回加蓋的小房間裏。我拉上門，坐在窗邊，聽見鐵皮屋頂上又敲了起來的雨。雨聲裏，隔著一層門，我斷斷續續地聽到客廳裏時而激昂時而憤慨的聲音，彷佛只有那樣才能抱住阿嬤後半生的幸福、一生的名節。

然後，吵鬧聲突然中斷，接著傳來阿嬤鮮有的斥責聲：成啥米體統？您阿姆的救命恩人呢？我的命……伊……自己做主。客廳噤聲片刻，接著又吵起來的聲音，在未來的新阿公一句“謝謝老太太”聲中驟然停止。有人離席，有人走到前門拉開門，客廳裏響著雜沓的腳步聲，都像夜晚的潮汐，毫不眷戀地退離熟悉的海灘。

我偷偷地拉開房門，暗淡的燈光裏，已撤去杯盤的空圓桌旁，面對著前門坐著的爸

，沉著一張每次喝完酒便會發青的臉。他背後的牆上，掛著一幅阿公的畫像；輪廓五官神情都相似的父子倆，隔著時空一同守著一廳無以言喻的沉寂，看著一齣難以解說的鬧劇。

我輕輕地拉上房門，躺進被褥裏，聽到雨聲，也聽到隔壁阿嬤房裏斷斷續續的嗚咽聲。

我懂事的時候，阿公就已經是客廳牆上的那幅畫像了。聽說我還很小的時候，哭鬧不停被抱到畫像前，哭聲一定馬上停下來，都說是被阿公特有的威嚴囁住了。稍懂事後，一個人在客廳裏玩，常常會仰起頭看那張被稱為阿公的圖畫。他總是緊緊地抿著嘴，張著永遠只看著一個方向的眼睛，嚴肅地望著我，好像我隨時都要做錯事了。上學後，老師小朋友的指指點點，巷子裏的竊竊私語，讓我弄不清楚，阿公到底是船出事走的，叫人抓去給槍殺了，還是像阿嬤說的只是去了唐山回不來了。東湊西湊地，我給自己編了一套：阿公坐船去唐山，船出事，他便像大人說的，走了

，走到一個永遠回不來的地方去了。阿嬤聽我這麼解說，苦苦地笑了笑，嘆了一口氣，如果代誌真是這樣，就沒有那麼多不能說出口的怨恨了。

阿公的消失跟那時候存在的某些禁忌，在我幼小的心靈裏罩著一層謎樣近乎無知的恐懼，不知道什麼是該說的，什麼是不該說的，可以跟誰說，不可以跟誰說。彷佛一不小心，自己也會在忽然間消失得無影無蹤。

看著阿公的畫像，我會想起爸房裏曾經掛著的、後來藏在五斗櫃抽屜最下面的媽的相片。問阿嬤有關阿公的事，她還會拿些話來哄我，問到媽的事，她便垮拉地沉下臉來，一句也不說氣得用力地踩著地板走開。問姑姑跟叔叔，他們都輕描淡寫隨便指個方向搪塞地說，她回日本去了。為什麼回去了呢？還會回來嗎？他們總是顧左右而言他不肯多說。不過，我還是從大人不當心說漏嘴中知道，每次阿嬤去投港，都是跟媽有關；最早是媽老跟阿嬤頂嘴，最近都因為爸跟阿嬤爭吵再娶不再娶的事不小心提到媽了。我曾經想過，如果我長得像媽的話，阿嬤是不是一看見我就生氣

，乾脆把她唯一的孫女兒也趕回日本去眼不見為淨了？

好多次阿嬤一個人到廟裏上香的時候，我會偷偷地躲進爸房裏，打開五斗櫃的抽屜

，撥開爸的內衣，摸著那張四邊漸漸發毛越來越模糊的媽的相片，閉著眼睛追想、編織媽以前抱著我時可能有的溫馨情景、她可能有可是我已記不得的體香。好幾次

，我躺在榻榻米上媽媽可能睡過的地方，閉著眼輕輕地環抱著搖著自己，回想襁褓時的自己、聽說喜愛哼唱日本歌的媽，想著，搖著，哼著自己編的搖籃曲，便睡著了。記不得媽是否曾經回來入夢過。醒來時，身上一定都蓋了條被子，臉頰上烙著榻榻米特有的味道、細細的印記。那個晚上，爸又會單獨一個人坐在大圓桌旁，悶悶著喝著酒，青著一張沒見過笑容的臉；他背後畫像上的阿公，慼著眉尖慨嘆地望著。

三輪車在街市上往港區那頭轆轆地轉去，偶爾老芋仔輕輕摁鈴的叮鈴叮鈴聲，鏈條轉動的喀嗤喀嗤聲。阿嬤張開閉了好一會兒的眼，轉過頭來，凸著蚯蚓般筋絡的手

，隔著包袱摸摸我的手，難得地笑了笑：臉長得像阿公，連手指頭都像，又一對要拿筆的手啊！拍了拍我的手，點了點頭，彷佛非常同意她自己的看法，接著卻又嘆了一口氣，不知道是想起了阿公的過去，還是又想到自己的命運了。

前些日子裏，常常聽她喃喃自語地說，前世欠的，這世要還，還……。我在一旁聽到了不懂問她，她一定馬上警覺地趕緊改口，要不然就是藉故走開去，遠遠的還能聽到她幽幽的嘆息聲。

我看著放在我們中間的包袱，沒見過的花色裏，阿嬤裝了些什麼呢？她這一走，還能回來看我嗎？；我真的可以像新阿公說的常常去看她嗎？爸叔叔姑姑他們會讓准我去嗎？

未來的新阿公來提親後，爸叔叔姑姑們不知多少次為阿嬤要出嫁的事，大聲了起來

。遠的咱不要講，咱甘知那個老頭子伊唐山厝裏有妻子麼？咱甘知伊是芋仔還是番薯？他們還多次氣憤地提到只有他們知道的槍殺事情，把桌子拍得響響的，不怕讓鄰居聽去了。

那陣子裏，離阿嬤出嫁的日子越近，我背後的指指點點越來越多，也越來越肆無忌憚地大聲了起來，原先還只斜著看的異樣眼光，也都直直地射了過來。我們天天低著頭上班上學，放了學下了班，急急趕回家後，便緊緊地關上前門，像犯了讓祖宗蒙羞的罪似地羞愧著。

三輪車繞過港區，來到新阿公住的地方的小巷口。老芋仔掀開雨簾，我看見新阿公撐著一把大傘，站在車門前；他後面跟了十來多個撐傘穿雨衣的人，都伸長了脖子張望。老太太來了，老太太來了，新阿公興高采烈地嚷嚷著。阿嬤拎起包袱拿起跟前的雨傘，輕聲地對我了說聲：“阿嬤走了”，便低著頭下車，走進新阿公的傘下

。

老鄉，麻煩你送我小孫女兒上學去，新阿公從他大口袋裏掏出幾張鈔票給老芋仔，兩人推讓了一番，老芋仔只肯拿一張，便跨上車準備踩走了。小孫女兒，常常來玩

，常常來看阿嬤，新阿公用他洪亮的聲音說著。我一手扶著掀起的雨簾，看著忽然矮了一截似的阿嬤跟在新阿公身邊，慢慢地走進那一條正放著鞭炮、硝煙瀰漫的小巷子。我追喊了幾聲阿嬤，可是都讓噼里啪啦的鞭炮聲蓋住了。

老芋仔轉過身來扣攏雨簾，叮鈴叮鈴地踩起三輪車。我跪在椅墊上，掀起車後頭方方的小雨簾，看著那條陌生的小巷子，那些迎親歡天喜地的人們，四處飛散溶入細細雨絲裏的硝煙，幾個從硝煙中走出來穿了雨衣上學去的小孩。我睜著酷似阿公爸爸的眼，瞪著那些頭髮皮膚雖然與我相同，神態卻不一樣的小孩，他們也不解好奇地回瞪著我。他們與那條初識小巷的一切，越來越小也越來越模糊不清。三輪車轉過角上了大馬路，我才讓兩眶忍著的淚啪嗒啪嗒地滾落下來。

我沒讓老芋仔送到學校，在港區車站下了車。等汽車的時候，我踽踽走到港邊。綿綿不斷的魚落在我紅色的雨衣上，也落了我一臉。雨中的港灣，一艄遠行的輪船吐著兩筒濃濃的煙，響著嗚嗚的船笛，正向港外航去，留下的水紋，寬寬地飄散開來

，盪到港岸邊。雨滴落著一整個港灣的淒淒迷迷。

我沿著港灣一旁的碼頭走，在長滿鬍髭一身濕漉漉的爸跟前站住。我從忽然變小的雨衣裏伸出手，拉住爸爸的；他的手，冷冰冰的，還不住地顫抖著。我不知道他已在港邊站了多久。

我們手拉著手地站在港邊，看著輪船消失在迷迷濛濛的遠方。

【世界副刊1999.4.7-8】

**家難**

（一）天德宮

那年夏天的午後，天氣特別悶熱。

一本英語課本，翻來覆去，一個生字、一個片語都裝不進腦子裏。

“阿母，我去廟頂唸書。”

廟頂就是天德宮的代稱，我喜歡在那兒的二樓溫習功課。天德宮的負責人，特別為這條巷子的學生闢了一間自修室。去唸書的人不多，尤其是在那樣炎熱的夏天。很多人乾脆書包一丟，成群結伴到海邊游泳去了。我不會游泳，也不喜歡跟那群人在一起。

“阿慧，去廟頂好了。好好讀書，明年就要考高中了。”

去廟頂的路不長，可是很陡。真不知道當初這個斜坡是怎麼蓋的；上坡還好，下坡可就難了。附近的小學一放學，頑皮的學生沒有不在這兒比賽誰衝得快。住在坡旁的姑媽，每次看到有人這樣比賽，便隔著圍墻，大聲罵：“你們這些小孩子！命不要啦！”她的話沒罵完，小孩子們早已不知衝到哪裏去了。

姑媽喜歡搬一隻小凳子，坐在斜坡中點她家入口的地方，和對面的林阿姨聊天、說故事。有一次，有輛卡車要從斜坡經過，她反對。

“這條巷子這麼窄，這個斜坡這麼陡；開車來開車去，開車的人命不要，我們還要

！”

有輛卡車真要經過，她搬了她的那隻小凳子，坐到斜坡的正中央。還是爸爸把她勸開的。

我們管天德宮的負責人叫師父。他年紀很大，走起路來，慢慢的。不敲鐘、擊鼓，也不唸經的時候，也喜歡和附近的小孩說話。附近的小孩子，常常到廟前的廣場玩彈珠，在石階上摔紙牌。師父平常不忙，遇到要拜拜唱戲的時候，他就忙得不得了

。先是遠遠近近挨家挨戶募捐，再是監督戲臺的搬置、拜拜祭臺的擺設、玩善男信女釋籤……

上小學的時候，非常迷布袋戲、歌仔戲。每次看完，都要跟家裏人說劇情說上好幾天。姑媽更是喜歡下了斜坡，到我們家討論薛丁山與樊梨花的故事。有時她記不清楚，我便在一旁接口，她便摸摸我的頭，說：

“這個小侄女的記性真不錯。”

走進天德宮，正要上樓去自修室，師父看見我：

“阿慧，這幾天，這裏要演布袋戲，你來看？”

“師父，我不能來看，我媽媽說，明年要考高中，不能浪費時間，要多唸書。”

“小孩子，唸書是重要。”

師父喃喃自語了一番，就到正堂前敲木魚了。

二樓自修室有一張大桌子，四週圍著椅子。窗子開向東邊，向南是門，門外是陽臺

。

放下英語課本和字典，走到陽臺。在那兒可以看見整條巷子、巷子那邊的漁船碼頭。廟後的山向東西兩邊伸去，圍抱著這個巷子。這裏的人稱這山是龍頭，龍尾甩到水那面的小島去了。高中剛畢業的二哥，有一個同學住在那個島上；他常常站在天德宮的廣場跟他的同學打旗語。

那個午後，整條巷子沒有小孩子的叫聲，顯得格外安靜。應該是午睡的時候。我揉揉眼睛，擦掉額頭的汗。

還沒翻幾頁，“碰！”一聲巨響，在巷子裏響起。我趕緊跑到陽臺往下看。好多人家的門打開了，大人們聚在巷子的路中央，指東指西的。被吵醒的小孩子，有的哭

，有的跑出來看熱鬧。漸漸，人群擁向家的方向。姑媽推著她的髮髻，邊往斜坡下跑。

我抓起書和字典，往樓下跑。師父正站在天德宮的臺階。

“阿慧，慢慢走，不要摔跤了。阿彌陀佛！”

（二）診所

張醫生的診所設在漁船碼頭附近。他的病患是那條巷子裏的大大小小，以及居住別地的碼頭工人。他留學日本。我們病歷上寫的字，我們都看不懂，只有他跟他談談看得懂。他太太──我們叫她醫生娘──在診所負責掛號、配藥、收錢。

“鄭太太，阿珠的手，敷一敷藥就會好，不用擔心。她的臉，擦了藥，過一陣子，脫了皮就會好了。以後要小心，不要再讓她去玩鞭炮了。”

阿珠小我兩歲，很好奇，什麼東西都要拿來解剖一下。那個下午，她趁媽媽在午睡，偷偷拿出準備拜拜時放的鞭炮；不曉得怎麼弄的，居然弄出一聲巨響，而且傷了自己。聽醫生說話，她嚇得已經睜得大大的，幸好沒哭出來，要不然淚水一定會把敷上的藥沖掉。

媽媽去掛號的窗口付錢，我跟阿珠站在診所的候診室。候診室的牆上掛著好幾個扁額，“起手回春”、“濟世救人”‧ ‧‧‧ 。候診室裏還有幾個比我們先到的病人，他們有的咳嗽，有的躺在長椅上，有氣無力。我不好意思地跟他們點點頭。

媽媽付好錢，我們正準備離開的時候，有人急急忙忙闖了進來。

“什麼事情？”媽媽擋住進來的人。那個人是在爸爸店裏當學徒的阿泉。

阿泉上氣不接下氣地說：

“阿傑兄，”阿傑兄是我大哥。“阿傑兄，從船上摔下來。”

“掉到海裏？”媽媽的臉色變白了。候診室的病人，變得好像沒病了，聚精會神等待下落。

“沒有。船不在海裏，在船塢。阿傑兄摔到地上，人混過去了。”

媽媽抓住我的手，她的手不斷地發抖。

阿泉進去找醫生，醫生提了他的出診包，匆匆忙忙跟著阿泉出去。其他病人嘆了嘆氣，醫生娘出來跟他們道歉。

媽媽放下我的手，吩咐我和阿珠在診所等她，便也跑了出去。

“阿慧，大哥會怎樣？”阿珠快哭的樣子。一張敷著藥的臉看起來既滑稽又可憐。我們在面對門口的椅子坐下。

“我不知道。你最好少說話，免得藥掉進你的嘴巴。”我兇巴巴地。可是，我知道我的手一直在發抖，胃也開始不舒服，好像每次考完試老師發卷子的時候那樣警張

、難過。

那個悶熱的下午，時間似乎過得特別慢。候診室的掛鐘，鐘擺擺得響需要主人去上發條。咳嗽的病人又開始咳嗽。阿珠轉過頭去看‧ ‧‧‧

“他怎麼不用手帕掩住嘴巴？這樣咳，不衛生。”

我瞪阿珠一眼，阿珠很喜歡把老師說過的話，應用到任何適當的場合。

“小妹妹，”一個候診室的病人好奇地看著阿珠的臉，“你的臉、你的手怎麼這樣子？你一定是太調皮。”

阿朱把舌頭伸得長長的，對那個人扮鬼臉。

“阿珠，不可以這樣，一點都不像女孩子。”

醫生娘拿了幾隻體溫計，放到幾個病人的腋下；然後，走到門口，伸著脖子，看醫生是不是回來了。全候診室的人，眼睛都跟著她。整個診所似乎了無生趣。那個咳嗽的病人，咳得好像五臟六腑都要咳出來，一臉咳得紅紅的。

“醫生娘，醫生怎麼還不在診所裝個冷氣機？這種大熱天，靠天花板的吊扇，實在沒多大用處。”有個很胖的病人，邊搖扇子邊問。

“哪來的錢？你們都知道張醫生人好，錢收得少，那裏有辦法裝冷氣？藥水又不是開水！”

我這才注意到天花板的吊扇，轉呀轉，悶悶作響，實在令人想打瞌睡。

張醫生去了多久？等待的耐性已漸被吊扇轉昏。阿珠的眼皮都快合上了。

終於，有人走進診所。張醫生提著出診包，走在前面，滿頭大汗。大哥的左手，用帶子吊著；他的臉白得像紙。媽媽、爸爸，分別走在大哥的左右邊。他們走進診所最裏面的房間。其他的病人又恢復了一點精神。

醫生娘一一把體溫計收回；叫了個名字，那個咳嗽的病人，便邊咳邊走進靠候診室的房間。

“阿慧，大哥的臉好白啊！他不會怎樣吧！”

（三）油漆店

大哥的左手用吊帶吊了好久。他呆在店裏的時間比以前多；總是愁眉苦臉的。不能出去漆船，他的生活好像失去意義。他現在只能在店裏，把油漆的顏色調好，讓爸爸跟阿泉出去漆。爸爸跟阿泉下工回來，他便把油漆放在架子上擺好，把刷子清理乾淨。他不高興做這些事，“這是學徒的工作，我早就出師了。”

出事後才一個星期，大哥就吵著要出去漆船。爸爸拗不過他，只好答應。也就因此，二哥被叫去幫大哥提油漆、擺梯子。

那時，正是漁船大修的季節，爸爸調動了兩個哥哥、阿泉，去別處請了兩位油漆師傅，他自己也跟他們一樣，早出晚歸，忙得不得了。

我被吩咐去看店。

“要不要我調漆？”我以為調油漆跟調水彩一樣簡單。

“不用。女孩子不好搞這些東西。”

“以前，我們不也用過幾位女師傅來幫忙漆房子？”

“她們是她們，你是你。”

油漆店設在漁船碼頭邊。旁邊不是賣漁網的，就是賣船員穿的橡膠衣褲。對面有一間雜貨店，賣冷飲也賣檳榔，也擺了好多糕餅。還有挑了擔子來兜售杏仁豆腐、冰棒、豆腐花的。難怪阿珠動不動就說要去幫爸爸看店。

店的後鄰就是製漁箱的工廠，好多年輕的女孩在那裏工作。她們多半小學畢業後就沒繼續唸書，有的去釘製漁箱，有的去不遠處的冷凍庫剝蝦子。冷凍庫很高很大，卡車進進出出，載滿魚蝦，也載滿了一路不停滴水的冰。冷凍庫的頂樓，延伸了一座送冰橋到漁船碼頭的冰站。送冰橋跨過一條街、路旁的高低建築。這裏的小孩子

，喜歡站在冰橋下，看巨大的冰塊，“唰”地一聲滑過，讓冰冰的水落在故意張開的手掌上。

油漆店裏，兩邊靠牆的木架上，排滿了各種顏色的油漆；有的已經用過，有的還乾乾淨淨地等著人去吸飽一整隻刷子的色彩。木架旁有一個小黑板。更裏面一座小櫉子，擺了好多大大小小、細細粗粗的刷子，以及一隻特大號的毛筆。

我們常常看爸爸懸了手肘，寫好大好大的字。寫來寫去都是漁船的名字；不是漁豐

，就是漁盛。爸爸每次都先在舊報紙上，寫上船名；然後，沿字體剪下，在厚紙板上描字樣。最後，把厚紙板的字刻空了，便可以交給大哥，去船上依樣著漆。漁船上不僅要船名，還要一面國旗。爸爸便先在舊報紙上畫好，然後再像製船名一樣，一步一步作好。

爸爸書讀得不多，可是，他的毛筆字，比我們幾個唸書的孩子都寫得好。有時，看我們趕工粗製的週記與大小楷，爸爸便大搖其頭。家裏有一塊好像古寶的硯臺；可是，我們用它的時候少，我們喜歡的是現成的黑墨汁。

店裏擺了一張辦公桌。爸爸說我可以在辦公桌上寫功課。可是，我不喜歡在那個桌上寫字。桌面不太平，而且，看起來髒髒的。那個阿泉把桌子漆得亂七八糟；油漆多的地方，桌面便高出來。桌面上還有阿泉用小刀在刮過的痕跡。

辦公桌兩邊都有抽屜。有一個抽屜，裝滿了武俠小說，是大哥工餘時看的。其他的抽屜，不是放發票、支票、油漆店圖章、訂購單、算盤，就是漁船公司送來的清單。我最喜歡的是一本關於顏色的小冊子。那個小冊子，一頁一頁展開來，像把扇子───彩色的扇子。顏色由淺入深，顏色的調配，全在那個活頁的小冊子上。

辦公桌後面，有一個房間，給阿泉晚上睡的。白天，那個房間便成了掛換衣服的更衣室，也是大哥午睡的地方。我懷疑大哥在那兒怎能睡得著。後鄰釘漁箱的聲音，中午是不停的。

整間店不大，卻也該有的都有。媽媽常說：“我們是靠那間店吃飯的。千萬別看輕你爸爸你哥哥的工作。”

（四）支票

那是大哥、阿珠出事兩個星期後的事情。

那天，我照例帶英語課本到油漆店。轉開電風扇，風一陣一陣吹在背上。沒心唸書

，便拿起顏色小冊子。才攤開來觀賞，便見門口走進一個人。

“鄭先生在不在？”

“不在，有什麼事嗎？”

那個人的兩手，各套著黑袖套。嗯！在銀行點鈔票的人。

“你知道他在哪裏？”

我看著油漆架子旁邊的小黑板，上頭寫著當天工作的漁船名字和地點。

“在海豐，一號碼頭。要不要我去找爸爸回來？”

“不用。我自己去找。”

納悶了好一陣子，書也看不下去，拿出算盤，一顆一顆撥弄。

“鄭先生，你要快點想辦法。我回銀行去了。”

我抬起頭，看見爸爸提了一桶油漆走進來。他放下油漆，從油漆架下面，拿出一塊沾滿了去漆油的抹布，擦掉臉上、手臂上的油漆。

“阿慧，你把這枝刷子浸到水裏。我回家去，一會兒就來。阿傑與阿祿回來，要他們去阿泉那兒，把船身漆好。”

說著，沒換下工作服，匆匆忙忙走出油漆店。

大哥、二哥回來時，爸爸還沒回油漆店。

“大哥、二哥，爸爸有事回家去了。他要你們去阿泉那兒，把另一邊的船身漆好。

”

“你知不知道爸爸為什麼回去？”

“他沒說。有一個銀行的人來找他。”

“銀行？”大哥走過來，打開辦公桌中間的抽屜，拿出支票簿。“今天有幾張支票到期。阿慧，那個銀行的人說了什麼？”

“我只聽到他要爸爸快點想辦法。”

“一定又是那個林阿土沒把錢存進爸爸的帳戶。已經跟爸爸說過好幾遍，不要借支票給林阿土，他就是不聽。每次支票一到期，爸爸不是要千方百計把錢籌足，就是要把林阿土看緊……”

林阿土是爸爸的結拜兄弟，在附近開鐵工廠，聽說他住在街上，有一棟很不錯的房子。他在銀行的信譽很不好，變得沒有支票週轉。爸爸看在“結拜兄弟”的份上，每次都借支票給他，讓他去週轉。媽媽每次拿這件事數落爸爸，爸爸便不高興地說

：“你女人家懂什麼。”

可是，我知道爸爸不是氣媽媽，而是氣自己的“結拜兄弟” ─── 在天德宮上過香、發過誓的結拜兄弟───為什麼每次這樣。

這次，爸爸回家去了，大概是去籌錢吧！

“十五萬塊！這叫爸爸那裏去湊這麼多錢，銀行再兩個多小時就關門了。阿慧，你來幫我的忙，讓阿祿留在這裏等爸爸，也許爸爸要個人替他跑腿。”

“大哥，你知道爸爸的脾氣，他的女兒不准拿油漆桶子。”二哥在一旁抗議。

“書呆子。現在是什麼時候了，誰還有美國時間去管准不准。阿慧，走。”

我無可奈何看看二哥，便提起大哥要我提的油漆，跟著他走到一號碼頭。找到阿泉

，他正跟漁船邊賣杏仁豆腐的女孩子有說有笑。看到我們，忙著沾起一刷子的漆，很用心地刷著。

“阿慧，你就站在這裏，不要太靠近岸邊，免得掉到還裏去了。”

漁船碼頭很吵；正在裝魚的卡車進進出出。有些小孩子，趁大人沒看見，手腳靈活從魚堆裏偷一、兩條魚，放進塑膠袋裏；大概可以拿回家去，減輕他們父母的負擔

。

靠近漁船碼頭的魚市場，也是一片人聲、車聲。穿著橡膠長褲的船員，大把大把地把魚倒在地上。許多負責清理的婦女們，便在一旁熟練地殺魚清肚。

“阿傑兄，海豐號捕了一隻大烏龜。呵！好大一隻，怕不有三個‘榻榻米’那麼大

。”見阿傑沒理他，阿泉轉向我。“阿慧，你有沒有看過烏龜流眼淚？”

“沒有，烏龜也會流淚？別騙人。”

“怎麼不會？牠也有靈性啊！牠知道牠快被殺掉了。牠的肉要論斤賣呢！”

“大哥，我去看那隻烏龜一下。”

大哥縐縐眉頭，好不容易點了點頭，要我把油漆放在他腳邊。

我穿過人群，走到魚市場，找到那隻正待宰的烏龜。牠兩邊的眼眶下，有兩道淚水。我站在牠旁邊，久久不能離去。

（五）破產

爸爸沒找到林阿土，也沒湊足那筆錢。

幾天後，巷口米店的老板傳來大哥打電話回來的吩咐：“把爸爸的內衣褲、襯衫

、長褲、拖鞋裝進小旅行包，還有牙刷、牙膏、肥皂、眼鏡、三國演義。”

媽媽邊流淚邊把這些東西裝好。

我搭了公共汽車去地方法院。肩上背著小旅行包。坐在車子最後邊的位置，望著窗外流過的房屋、車子、行人。我不知道怎麼辦。換了另一班車，手抓著套環，隨車搖來搖去。真希望車子永遠開心去，不要停，不要把我趕下車去。

“終點站！”

我必須下車。我的眼內，開始熱熱的。我的鼻子開始酸酸的。

大哥站在法院的牆邊，左手還吊著。我慢慢地踱過法院前面的廣場。下午的太陽，把我的影子拉得長長的。

“不許哭！你現在就回去。不要忘了去請姑媽到家裏……”

“我可不可以見爸爸？”

“不可以！”

“為什麼？”

“沒有必要。”

我不再爭論。垂著頭，看自己的影子。走了幾步，回頭時，看見大哥正用右手擦眼淚。再回頭，他已走進法院的一個邊門。

回到家，一個屋子鬧哄哄的。姑媽早已下了斜坡，來安慰媽媽。隔壁的韓國太太，也站在客廳裏，和另一個鄰居講話，不時陪著媽媽掉幾滴眼淚。對門的“歐巴桑

”，跟另一位太太，邊數落林阿土沒天良邊哭。我站在門邊，沒有人注意到我。

鄰居紛紛離開後，姑媽看到我。

“阿慧，有沒有看到你爸爸？“

我搖搖頭，忍住兩眶熱淚。

那晚，大哥回來時，二哥也已經從店裏回來。

“爸交代我們不能難過，一年很快便會過去。他說，他勞苦了這一輩子，離開家一段時間，到那裏也算是休息。”

大家都哭了。

姑媽擦擦眼淚：“憨弟弟講憨話。”

阿珠哭著說：“我要去見爸爸。”

“過一個星期再說吧!”大哥用他的右手摸摸阿珠的頭。阿珠的臉和手正在脫皮，淚水在臉上畫了一張很難看的圖畫。

媽媽已經哭累了，忽然想起萬方還沒煮，便走進廚房。姑媽和大哥也跟著進去，留下二哥、阿珠跟我在客廳。廚房裏傳來媽媽洗米的聲音。

“姑媽，我們全家必須先在您那兒住一陣子，等店裏改裝好，我們才能搬過去。這棟房子已經判決要封了。“

媽媽又放聲大哭。

我們全家搬去姑媽家，大家對舊屋依依不捨。只是，我們從姑媽的後院往下看，還可以看到“家”的外貌，連大門上那張封條似乎也看得非常清楚；大概是法院來封時，封條給我們的印象特別深。它把我們的童年密密地封死。日後從那條巷子走過

，我都不敢朝西邊的方向看，似乎怕看見那大門上的紙條；雖然，那屋子後來已換了主人。

幫我們改裝油漆店的木匠師傅是爸爸的好朋友。他看了一看油漆店，在紙上大略畫上客廳、廚房、寢室的方位。油漆店的屋頂有兩層樓高，他便把寢室安排在樓上。放油漆跟刷子的架子不動，多了兩邊拉開的門，成了一個櫉子。阿泉晚上睡覺的房間被拆開，改成廚房、廁所、浴室。大哥說：“反正，我們沒有能力再留一個學徒

。”

油漆店由大哥、二哥經營。爸爸雖然不在，許多漆船的契約仍繼續。搬進改裝後的油漆店，不再特別需要有人看店，反正媽媽一定在家。我跟大哥二哥去碼頭的次數越來越多；只是，他們仍不讓我學漆船。如果我是個男孩子就好了。

爸爸不在那年，媽媽每個月帶阿珠去看他一次。我不知道自己為什麼不答應媽媽跟她去。怕見了爸爸太難過？怕看媽媽傷心的樣子？或者，仍氣他借支票給林阿土？氣他有那樣遇事便躲的結拜兄弟？或者……事隔二十年了，我還不知道真正的原因

。只是，年歲越長，越覺得自己不孝，越後悔那時沒去看他。

一年期滿，爸爸回來。他看見我，對我揮揮手，說：“阿慧，你瘦了。”他比以前憔悴，白了好多；不像一年前，你個穿工作服，一臉黝黑發亮還沾著一些油漆的他

。

他回來不久，有一天獨自上臺北，“我去辦點事。”回來時，手上多了一塊只有辦喪事才有的毛巾。

“林阿土今天出殯，我去送他上山頭。”

太便宜他了！錢呢？爸爸曾經失去的一年呢？老家呢？……

“他這一年也沒好日子過，全靠他女兒教芭蕾舞……”

誰又好過呢？

“我這一生，交的朋友不多；可是，結拜的只有他一個……”

這樣的結拜兄弟？

“人都有犯錯的時候。我早已原諒他了，你們小一輩的還不能原諒他？”

（六）尾聲

我站在天德宮二樓自修室的陽臺。

師父比二十年前更老，他仍繼續敲鐘擊鼓。

斜坡還像以前一樣陡。巷子還是以前的樣子。只是，那些小孩都已長大，那些大人已認不出我是誰了。

我下樓。師父正在天德宮的廣場和一些搬運木頭的工人說話。又到了演歌仔戲的時候了。

“阿慧，明天來看歌仔戲？”

“好啊！演什麼？”

“關公護嫂過三關。”

【中央副刊1979年8月8日～9日】

**玉華回家**

（一）

壁上的鐘敲了兩下，素蘭嫂抬起浮腫的雙眼，瞄了一下鐘，確定真是兩點了，忙又低下頭，跟一旁坐著來幫忙的阿水嬸，繼續縫那最後幾頂孝帽。

掛鐘的那面牆，牆角已整整齊齊疊了好幾頂，其他已經準備好了的，都已裝進好幾個大袋子裏。一袋是孝子的，一袋是孝媳孝女的，兩袋孝孫、曾孫的。實實鼓鼓的

，已塞到客廳凹進去那邊的牆角了。

“攏要轉來。”素蘭嫂好幾次跟阿水嬸提起。“咱是像辦喜事給伊辦。阿爸八十三囉。若不是這幾年中風，這個年歲，誰不講他是享壽？”

說說，素蘭嫂便又稀稀噓噓地揩眼淚抹鼻涕。嫁來他陳家，也快四十年了。嫁過來

，忙著生孩子，還要伺候兩個老的，跟一大堆小叔小姑。那幾年生意失敗，她是直著腰，跟幾個妯娌硬是把這偌大的家給撐了過來。然後，兩個老的先後中了風，她自己也開始血壓高了。一日三餐，拉屎洗澡，細細微微的小事，她都一一做了。最後，阿來叔還是走了。幾條巷子都說她是這世上難得一求的媳婦。

後面靠近餐廳那間臥房裏，有了沉重的拖拉聲。臥房門往裏拉開，先踏出房門的是一隻單手似足的助行拐杖，隨著拐杖，走出一身淺色衫褲的阿來嬸。她右手緊握著拐杖，右腳重重踏出一步，左腳拖向前，左手向裏彎著，像握不住什麼似的。她在窄窄的甬道上，慢慢地踏著、拖著，彷佛要從亙古永遠的以前，拖到七十二歲的今天。

阿來嬸的歲月曾經是漫漫長長的忙。十個孩子，五男五女。最小的女兒都已結婚，孩子也快四歲了。五、六十歲時，她被忙著請去牽新娘，因為她是十全十福的人，一身喜氣。中風以來，什麼地方都去不成了，只有在看醫生的時候，才讓老四給背下樓，坐車出門。過年過節做壽，孩子們、孫子們、曾孫們都會回來看他們兩個老的。嫁的不遠的二女兒、么女兒隔個禮拜便回來。回來了，也就是有的沒有的，一搭一說的。也就是這樣了，就是福氣了！

素蘭嫂和阿水嬸停了手上的針線，看著阿來嬸一步一步走近客廳靠最外面一間臥房外邊的座椅。阿來嬸艱難萬分地轉過身子，面向掛著鐘的那面牆，右手緊緊抓住椅子的木製扶手，整個人往後跌向一張薄薄的棉椅墊上，把拐杖挪放到椅子旁邊，拉拉上衣，把左手貼放到腿上，還拍一兩下，像怪孩子不聽話一般。

阿來嬸一頭短髮，已經灰灰白白。那張曾是這條巷子最標緻最秀氣的臉，已經鬆鬆垮垮了。左眼早就看不見，右眼要看，還得用右手撐開眼皮才看得見。行動不便，腦子可還清楚得很。家裏大大小小的名字都還叫得出來，兒子女兒的生日也都還記得，有幾個的生辰也都還能掛在嘴邊唸著。

阿水嬸看了直搖頭。

“人老了，毛病攏出來囉。有子有媳婦在一邊上好，若是無，就有夠悽慘囉。”

素蘭嫂張了張乾癟的嘴唇，想說什麼，覺得不妥，又緊緊閉上嘴。一手從褲口袋裏

，掏出一條縐縐的手帕，揩了揩眼睛，擦擦鼻子。又忙把手帕塞回口袋裏，拿起針線繼續手邊的帽子。

“有吩咐玉珠去火車頭接玉華嚒？”阿來嬸偏過頭來問。

“有啦！昨晚從伊大家那裏有打電話轉來，有交代火車的時間啦。玉珠講伊可以早一點下班去接。阿姆，你就免煩惱囉。十外年攏過去啊，擱等，嘛是半點外鐘久。

”

“伊不知有變無？”阿來嬸嘴裏喃喃，從上衣口袋裏，掏出一方素蘭嫂為她摺得整整齊齊的手帕，擦了擦眼淚。

“差某人，結婚生子，那會不變？阮的小姑已經不是彼年出國那個大小姐囉。”素蘭嫂放下針，按了按額角。“彼年，伊研究所畢業，就飛去美國讀冊，讀無幾年，認識伊先生，就結婚生子囉。寫信轉來攏講一切真好，不過真無閒。隔一個大洋，美國是啥麼款咱那會知？寄信轉來攏有寄相片，開始是伊兩人的，後來，攏是孩子的囉。兩個查某子，生介真古錐，不過，穿著模樣，一看就不是咱這出生的。一個已經七歲，一個嘛五歲囉。咱是不知要按那款待這兩個美國孩子。要煮啥，攏不知

。”

“兩個孩子會講咱的話無？”阿水嬸把線咬斷，摺好帽子。

“有聽講兩個查某子攏在讀中文學校，一禮拜一遍。不知會講幾句。”

“有交代玉珠給玉華講，落車就要哭無？”阿來嬸右手仍握著那方手帕。

“有啦，阿姆。”素蘭嫂抬起頭，看了一眼壁上的鐘，兩點五十了。“咱是足驚伊出外這呢多年，禮數攏不記得囉。昨晚伊電話講了，咱就趕快通知玉珠。咱做人，最驚就是失禮失面子。阿爸過身，遠遠近近，誰不知？阮這個小姑要轉來，幾條巷子攏知影。咱若無給伊稍講一下，禮數做不夠，伊給人講不孝，咱會給人講武教示

。”

“幾點了？阿蘭。”阿來嬸又偏過頭來問。

“擱五分就三點了。”

“火車幾點會到？”

“講是三點十五。不知會慢分嚒？”

素蘭嫂把縫好的帽子摺好，站起身來，摸摸那頭自從阿來叔過身以後一直沒時間去做的頭髮，拉拉黑上衣，扯了扯白色的齊膝短褲，走離座椅，把帽子放到牆角那堆上頭。走到座椅旁的窗邊，往下頭望。

暗色的帳篷佔了巷道，靈堂裏正傳來誦經班的詠唱。

六月下旬的日子，天氣悶熱著，到處都黏黏的。

窗子右邊的門，阿來叔過世以後，一直都敞開著。門上貼了張───嚴制。

（二）

半夜裏，玉華醒來。天花板一角亮著小燈。有好一陣子，想不起身在何處。看到左側睡著的濃濃，右側側躺著睡的阿來嬸，這才猛地記起，已經回到家了。

家搬過。有好幾次夢見自己找不著回家的路。若不是玉珠去車站接，她是再怎麼樣也找不回來這兒的。

“阿姆，今晚，您大漢查某子陪你睏，細漢孫也陪你，你會睏卡落瞑囉。”

臨睡前，素蘭嫂半開玩笑半安慰地說著。

冷氣咻咻地吹著。

“阿姆晚時會起來放尿真多遍，你不免管，伊自己會曉，醫生交代的。”素蘭嫂說完，看看被子是否夠了，拉上門前，還叮嚀著：“記得將拐杖放在門這，阿姆去便所才找會到。”

床腳那兒，擺了張特製的座椅，阿來嬸如廁用的。床邊擺了疊摺好的衛生紙，一個大漱口杯的水。床尾板上掛著一條擦手的毛巾。週週全全的，卻又引人一陣心酸。

玉華的淚湧上。從三點半下了計程車，一路哭著進靈堂以後，淚便沒停過。幾個哥哥們跟從前一樣，話不多。只有老三跟她較親，她拜後，兩人便抱頭痛哭了一場。然後，上樓，一腳踩進門，看見阿來嬸一頭灰白，更是哭得肛腸欲斷。她出國那年

，阿來嬸還一頭黑髮。

她抓起被子揩淚，被單傳來太陽曬過的獨特清香，像一則久遠的記憶。她慢慢地轉過身來，面對著阿來嬸側躺的身子，淚，無聲無息地滑入枕頭。她好想伸手摟住那曾經熟悉而今不再的母體，怕吵了她安睡，伸出的手又縮了回來。

阿來嬸動了下身子，緩緩地用右手把自己撐左了起來，掀開右眼，看了眼床邊的鬧鐘，偏過頭來看一眼玉華。玉華趕緊閉上眼。阿來嬸把被子撥開，慢慢地把自己挪到床緣，右手伸出去抓住拐杖，費力地拔站了起來。然後，一踏一拖一踏一拖地，繞過床尾去小解。

玉華一動也不懂地躺著，枕頭無聲無息百般瞭解地接納著她的淚。多久了？有多久了？她何能想像她回來的時候，母親會是如此景況？父親一直到過世包尿片又包了多久？她知道人是要老去的，只是，她無法接受他倆如此匆匆地老“去”的事實。

對她而言，一切都太匆促了。對那長年伺候的大嫂呢？她咬著下唇，不讓自己哭出聲來。

那頭，阿來嬸揩乾了手，一踏一拖地沿著床尾床緣回來，把拐杖放回門邊，看準了床上的位置，往後直直躺下，然後向右側躺過去，把頭挪靠到枕頭上，順勢裹上被子。

玉華等到阿來嬸睡著發出輕微的鼾聲時，才輕輕抬起身子，伸手把阿來嬸的被子拉平了蓋穩了。

這些年，日子如何過的？

剛出國，想家想得心窩裏痛。書卻永遠看不完，報告也彷佛沒個了完。年華飛逝。把該考的都考完了，就等論文一交，博士帽就戴了，錦袍也就披了。論文才寫完一章，他找到了工作，兩人搬離學校，也對未完成的論文揮了揮手，道了再見。說是要做個全職的家庭主婦的。然後，密密，濃濃。

在學校裏學的，都用到理家、育幼上頭。養孩子，照書裏頭說的。孩子的相片，好看的，加洗兩份，夫家、娘家各寄一份。便算是聯繫了。過年打個電話回來，盡一點心意。

等孩子大一點再回來。總顧慮這擔心那的。一拖便這些年。

屋裏的小燈，照著床對面的衣櫥。棕色的櫥門裏，一邊是阿來叔的衣服的，一邊是阿來嬸的。玉華下午進了門，該哭的都哭了，吧手提包塞進衣櫥裏，一眼看見那些深色的厚上衣厚夾克，心又一陣陣痛了起來。趣前去，只聞得襲人的樟腦味，就像現在一樣，躺在他生前睡過的地方，還嗅不出一點他的味道。。

從小，玉華就不是那種愛撒嬌的孩子。學校裏是好學生，家裏是好孩子，用功讀書

。上學放學吃飯功課睡覺。不是頂尖的學生，老師們卻都叫得出她的名字。鼓笛隊指揮，初中班長，高中樂隊指揮，大學系刊編輯，領獎學金有她一份。書裏，沒教她如何向父母撒嬌。她只遠遠地站著。聽到小妹高中了還擠到爸媽中間睡覺，才恍然大悟般地可惜著。

那時，已快上飛機了。沒有掉一滴淚，揮揮手。親情，來日再說了。年輕，前程似錦。等她回來。

這些年，他已不能言語，只靠眼神、點頭、搖頭示意。玉珠的先生問他想不想在美國那個女兒，他連點了好幾個頭。他鎮日坐在那張椅裏，面對著大門，等。對孩子

，他沒說過重話，可說是自由放任。只臨她出國，稍示反對，怕她女孩子一個人在外受苦。她還是走了，她永遠是那個往前衝去的孩子，至他去世，他恒是以為。

想著父親會曾是如何掛念著自己，玉華拉上被子，就讓被單吸去那些淚水。她如何能原諒自己？自己當了母親，才瞭解到那份不能割捨的親情。自己曾經是那樣毅然決然地板曾回顧，父母的心曾是如何地被她的無知所割痛著？而，她，美其名另創一番天地。

她握緊著雙拳，想捶掉那可恨的無知、不孝。

（三）

阿來嬸睡得不頂安穩，沒多久就得起來上廁所。每起來一次就仔仔細細看著躺在一旁的玉華。幾次聽著像是玉華在哭，卻又懷疑是冷氣機的聲音。

她掀開右眼，看一眼床邊窗枱上的夜光鬧鐘，四點了。心裏掛著不知玉華睡得慣不慣。這呢多年無看，玉華還是以前彼個款，加兩個孩子、一個先生。面，還是瘦瘦

，裳嘛穿介簡簡單單。無看過伊像今仔日哭介彼個款，細漢時無乖，咱打伊，伊都不哭。

阿來嬸想起下午玉華入門的情形，淚就掉了下來，伊是怎樣將咱攬著哭，一聲聲叫著阿姆。伊彼年出國，咱無哭伊落一滴目屎，親像是要去遠足，一眨眼就會轉來。下午，伊是哭介親像一個小孩子。伊，四十一歲囉。晚結婚，子也生卡晚。咱四十一歲就已經做阿媽，伊兩個孩子才七歲五歲。

咱是無看過外國轉來的小孩子。這兩個，生介有夠古錐。一一點生份，不敢叫也不敢講。不知有吃飽無。要是餓得，咱這個外媽就歹勢做人囉。有聽在講國語，玉珠彼個孩子孝講有一點怪腔，擱講伊兩個真會曉講英語。

可惜，老的已經去啊，沒得看到玉華全家轉來。想到這，阿來嬸真想大哭起來，怕吵到玉華及外孫，硬是把淚逼回去，只輕輕嘆了口氣。

老的一向是真掛念阿華，驚伊在那麼遠受風受雨。彼年伊寫信轉來講要結婚啊，咱就寫信去邀請親家親母來見面。咱看是古意人家，少年的愛著，那麼遠，咱嘛無什麼意見。咱想少年的卡現代化，就無講愛聘金，只要一點啊大餅意思意思就好。咱嘛才能通知親戚五十，講阮的大漢查某仔要在美國結婚囉。咱嘛有寄幾盒去給伊，給伊去分給朋友同學。啊！彼時沒記得交代不能吃自己的禮餅，不知有偷吃嚒？吃自己的禮餅……離那麼遠，要交代嘛無容易。咱是不認識字，信攏叫伊妹妹們寫，攏得催啊催，才給伊寫一張。

看伊寄轉來的照片，林的看起來真古意。下午咱看到林的，伊是古意兼有禮。聲聲講是伊害得阿華未得轉來看老的。這，那會怪伊啊！兩個少年的在外頭，一切攏靠自己，那能講要轉來就轉來。咱是了解人，無像別人要求子女要這款要彼款。未得看到最後一面，卡傷心。啊！重要的是少年的，夫妻感情好就好。勿要像現時流行的，無一、兩年就鬧離緣。

伊入門，咱就想要問伊兩人有好嚒。顧哭，沒記問伊。講實在，咱要按那講起咧！自細漢，伊就顧讀冊，一個人讀介無暝無日，和咱是無什麼話講。要講嘛不知要講啥。想想，差某人讀那麼多冊，末了，還是嫁人、生子。咱是講過，高中畢業就好了，有頭路無頭路攏好，嫁到好人上重要。伊那兄哥就講，查某也是要讀冊，伊考中大學，咱就給伊去讀。讀啊讀，大學畢業，咱兩個老的一早就叫計程車，一路去伊的學校，參加伊的畢業典禮。想伊可能就轉來吃頭路等嫁人，想沒到伊去考研究所，留在學校，擱三年。一年難得看伊幾遍面。轉來，伊和咱講幾句話，咱嘛不知和伊講什麼。研究所讀讀，講是無出國不行。美國到底是在嘟位，咱嘛不知。咱只知吃無相款，講嘛無相款，時間擱和咱顛倒，咱日時伊就晚時。是要按那過日子咧

？咱給伊去，一去這呢多年。咱是會想伊，想嘛無路用。想到，咱就哭哭。這遍轉來，無幾日也要擱轉去美國。幾時才會擱轉來咧？咱問伊要在後頭厝住幾日，伊講無幾日，機票訂好囉，林的要轉去上班，請假不行太久。睏未去，想東想西，有夠艱苦。

阿來嬸動了下身子，平躺著。

“阿姆，你睏飽無？”玉華輕聲地問，怕吵到濃濃。

“睏未入眠，起來足多遍。”阿來嬸疲憊不堪地回答著。“你睏飽囉？”

“差不多囉。”

“棉被有夠無？你講話鼻塞鼻塞的，勿通冷到囉。”

“有夠啦，阿姆。”玉華捏捏鼻子。

“阿孫擱哩睏？”

“擱哩睏。”

“大漢的咧？”

“伊在隔壁房和林的睏。”

“天未光，你擱睏。今仔日，玉美、玉雲、玉淑攏要轉來。你姐妹嘛真多年無見面囉。”

阿來嬸又回復到側躺的姿勢。

鬧鐘上，短針已近五了。

（四）

玉華下了樓，走進靈堂，在阿來叔靈桌前上來柱香，雙手合十，恭恭敬敬地朝阿來叔的遺像拜了拜。

遺像是一張生活照的放大，稀疏的頭髮，深深凹進的雙眼，一生沒豐腴過的雙頰，厚厚的嘴唇，一對薄薄的耳朵。朝著祭拜的人看，似有千言萬語，說都說不盡。

靈桌兩旁，靠著靈堂兩側，整整齊齊地排列著葬儀社陸續送來的罐頭排成的花籃。輓聯滿滿掛了兩壁，沿著靈堂上頭的柱樑也由上而下垂著滿是哀悼的語句。除了靈桌是素色以外，一派熱鬧的紅。

靈桌後面密密掛著由女婿、孫婿們送的銘旌，像幅聯幛，隔著靈柩與靈桌。誦經班在靈柩那頭的臨時佛堂裏，分分秒秒地頌唱功德。

“昨晚，老爸不太高興。”

玉華的三哥朝輝，指了指身旁的椅子，玉華坐了下來，面對一排罐頭花籃。那些罐頭果汁沒一樣見過。

“剛才吃早飯，聽大嫂說過了。”玉華按了按額角。“很多事，我都不知道。”

昨晚，玉華只知道像平常一樣地忙著把兩個小孩梳理妥當，安排她們上床。沒有人提醒她該去給阿來叔上香道安。素蘭嫂要收拾靈桌上的祭品了，卜杯幾次都不讓她收。幾次問了，才知道是這個遠從國外回來的大女兒，還沒給上香道晚安。早飯才吃罷，素蘭嫂便忙叮嚀別又忘了。

“咱要給他歡歡喜喜，無牽無掛，玉華。”

“玉華看著朝輝。兄弟裏，就他長得最像阿來叔清清癯癯的，笑起來，一副沒有保留的心意，最像。

“還習慣吧！”朝輝拍拍自己的腿。

“一切好像都要從記憶裏去適應。”

“等都適應了，你也得走了。”朝輝轉過頭來，看一眼玉華。“你得走，我得回臺中，大家都要回到自己的家去，等過年、大人生日的時候，才再聚在一塊兒。分家以後這些年，都是這樣子的。

昨晚，玉華也聽過大哥朝發說出類似的話。

家分得很晚。記憶中，總是一屋子的人，大大小小的。

“人長大了，老了，就是這樣！”玉華莫可奈何地彎腰拉一下白色的短襪。“只是，我走得遠一點而已。”

玉華站起身來，走到靈堂入口右側的桌旁。桌上擺著本吊唁的簽名簿，上面寫著姓名。下款是奠儀若干。這些，還都是舊日模樣。

“那些送輓聯的名人，都認識我們嗎？”玉華指著靈堂最裏頭的十幾來幅輓聯。

朝輝搖搖頭，走到玉華身邊，站在垂掛的輓聯下，右手一揮。“有人去通知了，他們就派人送來。年底要選舉了，大妹。我們家，人這麼多，認識的人也多。拉票的人會留意到我們的。”

那年玉華可以投票了，阿賴叔千吩咐萬叮嚀要她回來投票。想想，他受人之託，不交代，心裏總會不安的。

玉華一幅一幅唸過去，最靠近靈堂門邊的一幅，寫著“痛失良師”。

“這幅是區公所以前一個辦事員親自用左手寫的。他中風過，右手不能動。大前天從高雄寄來的。他前幾年還特地從高雄來看老爸，你時，他自己也中風了。他一直說老爸生前給他很多幫忙，他以前有困難都找老板商量的。”

靈堂外頭，天德宮的石階旁，停妥了一輛小型送貨車。葬儀社的人送來一對花圈，一對罐頭花籃，上面都寫了“美國密西根州… ...朋友敬輓”。昨晚，玉華把朋友合送的奠儀，全交給負責聯絡葬儀社的四哥朝祿。

（五）

半夜裏，玉華又醒了過來。看了看，還躺在阿來嬸和濃濃中間。天花板一角的小燈還亮著。舉起左手，就著燈看昨晚臨睡時記得戴上的錶，兩點半。

時差正好十二個小時，六點正便要移靈，子女都得在場。

白天裏，玉華的妹妹們都回來了，也都帶了她們的孩子。孩子一堆裏玩，圍著密密

、濃濃，好奇多於親情。妹妹們圍著玉華，各說各的。玉華只在該答時答上幾句，其餘的時間，就這個妹妹看看，那個妹妹瞧瞧，心酸著時間在她們臉上留下的痕跡

。

看著自己的孩子成長，看她們玩在一塊、吵在一塊，玉華常自問，她與自己的妹妹們那麼親過嗎？記憶中，她找不到一片她膩在妹妹堆裏的留影。她是那麼獨行俠地走過了那些歲月。

白天裏，看著妹妹們鬥嘴，心裏滋長些許甜蜜。要再多少年後，她才會再聽到她們不用過濾的話語？

那時，媽去午睡了。她坐在大妹玉珠旁邊。

“大姐，你如果不出國，現在也應該是教授了。”

十多年，沒想過這一層次。玉珠的話像忽然敲出的晚鐘般，嚇了她一跳。以前研究所的同學不都當了教授、主任嗎？剛出國那些年還聯繫的，也訂了十年倫敦見面之約，沒幾年，都忘了。十年那時，她躺在醫院的床上，才生濃濃。電視上快速閃過甘迺迪遇刺的鏡頭，好幾個週年紀念了。她才猛想起倫敦之約。沒人提起了，淡忘了，沒了訊息。

這次回來，匆促得誰也沒通知。知道只是一個電話的距離而已，卻也提不起勁來敘舊。又能說什麼呢？時間、空間沖淡的，不僅是記憶而已。

單純的日子過久了，似乎稍攪動一下便不得安寧似的。當年可以一展翅便萬水千山，現在要到鄰城辦點事，也得計算上半天，是否順路。常在一起的老中不常說著

，過的是半退休的生活？一切都規規律律的，衝刺彷佛已告一段落。聽加州的朋友談發財，聽臺灣的股票狂，便好似聽一則天方夜譚。

“大姊，星期天，我們姐妹們帶孩子上臺北去。”玉珠看她沒出聲，拍了拍她已著了黑喪服的腿。

“星期六不可以嗎？”玉華一時忘了這兒星期六要上學要上班。

“我們還要上半天班哪，大姐。下了班，要整理房子，要買東西。再說，星期六晚上，世昌跟他那一夥朋友都有約，不是喝酒便是去卡拉OK，沒時間啦！”

所以，玉珠星期六晚上便常帶了孩子回娘家來。臺灣的應酬，仍是男女有別的。

玉珠小她兩歲，吃她的喜餅那年，玉華才大二。她的兒子今年都要去當兵了。這幾年，玉珠迷上收集老人茶壺、茶杯，也逛玉市場，辟邪著去迷。臨睡便唸一串珠。

玉華疲倦地揉著雙眼，揉出一串淚來。那年玉珠出嫁，歸寧那天，見她和媽媽坐在樓梯口哭。嫁作別人婦，擔起的不只是新嫁娘的嬌羞，那一家老老小小的。也便這多年了。

玉美那年跟榮雄交往很深了，去看未來的婆婆，第一次出遠門，在火車上滴滴答答地哭著，榮雄也陪著掉淚。

出國時，玉雲玉淑都還在高中，抱著唱片封套上的歌詞唱西洋歌曲，吩咐回國時記得帶條牛仔褲。現，都已過了穿牛仔褲的年齡心情了。

她們都叫她大姐，她這個大姊對她們一點照顧都沒有。只會在信上說好想姊妹們一道逛街去。那年，她生老大密密，她們便一夥兒到臺北給外甥女買衣服，嘻嘻哈哈一陣地。她拿著信，看著那些可愛的嬰兒服飾，好一陣滿心幸福。如果，她也在…

一路飛回來，想著有好多話要跟她們說，見了面了，卻又不知從何說起。

（六）

阿叔的女婿們擠在一輛雅歌裏前導，哨吶隊一車，隨後緊跟著他的靈車，上頭四周綴滿了肅靜的花朵。他的遺像，妥妥當當地嵌在靈車上頭。靈柩旁跪陪著他的五子四媳長孫，女兒們孫子們曾孫們義子們，送上山的朋友們，在舊名“跌死狗”的地方，全上了兩輛巨型遊覽車。街道兩旁目送的，都說陳家的子女真孝順，阿來叔可以含笑長眠。

玉華坐在司機後面的位子，椅上套了潔凈的白套子，給雪碧汽水作廣告。濃濃緊靠著她坐。臨家祭時吐了一地，兩片小嘴唇還白著。玉華左手摟著她，右手握緊座椅的扶手，兩眼盯著靈車上的靈柩看。

趕回來，棺早已封上。

到南榮公墓要經過以前的海水浴場、三沙灣那條路，還要經過市區、港街。中正堂前面一片停車場，以前還是一汪港水，常是港都夜雨的淒迷。

車開過去，玉華記起那年雙十節，領著樂隊從中正堂前出發，過橋，右轉上基隆的主要街道。右邊是港，左邊是一排商店、書店，他就站在書店前的人群中，看女中的樂隊遊行。那晚回到家，他一臉亮亮的笑容，沒說什麼。她知道他騎了那輛滿是油漆的腳踏車，在車陣在趕去看她當樂隊的指揮。

阿來叔出殯的日子時辰，都是特別去選來的，好日子。車隊經過港區，一連碰上好幾隊出殯車陣。街市兩旁，人多；街上，車多，形形色色，都是玉華不曾熟悉也難以適應的。

她轉過頭來，第二排椅上，坐著玉珠，她一臉蒼白著。她跟其他幾個妹妹，昨晚談到兩、三點，沒睡好。密密正靠著她小睡，一頂孝帽，玉珠幫著拿了。聽到外公過世，密密默默地掉淚，她從沒見過外公。家祭時，她恭恭敬敬跪拜著。

遊覽車開始爬坡，幾個大彎把玉華嚇得緊緊抓住扶手。深怕車子一不小心就要把路旁修飾得莊莊麗麗的墳墓給壓壞了。山上一片，幾幾乎已沒有餘地了。

阿來叔是要火葬的，還要把祖先的遺骨撿好，修一座塔來供奉。阿來叔安排在那天下午三點。

玉華同妹妹們下了車，把孩子交給林，跟著兄弟嫂嫂們進了火葬場。他們在爐口擺了遺像、祭品。道士盡職地頌唱，汗從額上流下，滲入已經穿了好幾天的道袍的汙黑領子裏。

六月底的火葬場，熱中加熱。孝子們一派的白，女族的黑色喪衣褲，熬著燜著。可是，玉華只涼涼地冒著冷汗。然後，最後的祭拜，最後的嚎啕大哭。火葬場的人，交代公事般吩咐著遺族該做的不該做的。

祭桌撤下，阿來叔的長子捧著遺像，長孫撐起一把大黑傘。爐口前跪著的便全都依依不捨地站了起來，一路走向邊門外的遊覽車，一路喃喃著 ，阿爸轉來哦，阿爸轉來哦，阿公轉來哦。

火葬場外，樹上的蟬，在初夏的下午，多事地“知──了，知──了”著。

（七）

那晚，阿來叔的遺族們，圍著金紙銀紙，看道士做功德。祭酒、頌唱。接著，安靈設牌位。之後，便是三七的開始，阿來叔的女兒們輪流在道士後面跟拜，玉華先拜

，玉珠來接她的班。

她從跪墊上直起身來，經過空空的靈堂，走到幾步路外天德宮下的石階，在三哥朝輝身邊坐下。其餘的家屬坐在靈堂外的椅上，喝著先前還擺在靈堂兩邊的罐頭花籃的罐裝果汁。一隻巨型電扇遠遠地吹著。如果不是辦喪事，便真一幅家樂圖了。

“什麼時候走？”朝輝見玉華坐下，問著。

“下星期二一大早的飛機。”

“那，我就不去送你了。明天下午，我們便回臺中去了。”

“其實，也用不著送了。又不像當年要出國，一家子浩浩蕩蕩的，想想，怪嚇人的

。”

“大概又要好久才能見面了。”玉華不知若何地嘆口氣。

“下午才哄著老媽說，很快便會回來的，因為阿孫仔都長大了。”

“她就是這樣，……”朝輝摸了把下巴，縮起腿，把手架在上面，撐著頭。

“也應該常常回來的。老的一天天老去，小的一天天長大，時光不留人，三哥。”

“也不要太勉強自己了，自己的日子該怎麼過，還是要怎麼過。出門在外，已經有了自己的家了，以家為重，大妹。”朝輝語重心長地說著。“你們，你跟林……”

“好不好？是不是？”玉華瞭解地接著。

“那年，你決定要結婚了，家裏急了一陣，後來也都看開了。從小，你的決定就是決定，大家也都信任你的抉擇。起先，我們還以為你要獨身，一輩子做學問。”

國外的生活，沒有親身體驗，不會瞭解的。玉華想著，話只在喉頭兜了一圈又回去了。

“其實，我決定結婚，老爸老媽才會安心的，不是嗎？”

“沒錯。只不過又多了一層擔憂罷了。”

人生，多少擔憂疊著起來的。

“三哥，不管書讀到多高，女孩子的命，還是那粒菜籽的命，在那兒落，在那兒生根、發芽、結菓，是風也好，是雨也好。”

“對生命，你變得很沉默。”朝輝惋惜著。

“一直都是如此的，三哥。以前，只是忙著讀書，生活便變得好像很實在。不讀書了，空了下來，才發現自己對生命其實一直是沒什麼脾氣的。”

“孩子大了，以後準備做什麼……”

多少人問過？挾帶著那麼巨厚的教育背景。

“學位是不會再回去讀完了。在國內讀了那麼多年歷史，到了外頭，同樣的事件，千萬種解釋，千萬種答案。自己好像從蒙住的鼓裏走了出來，突然發現自己一直都沒有聲音。然後，只學人家治史的方法，也把自己淡薄了起來。”

玉華轉過頭來看一眼燈火已黯淡的天德宮，淚在眶裏打轉。

“還寫嗎？”朝輝搓搓手。

“寫一點。都是那種坐下去站起來之間便可以寫完的。”玉華還是揉了一下眼睛。

朝輝知道她哭了。從小，她就是這樣。他拍了拍她的手。

“前些你老爸還好的時候，有一次打電話回來，正好他接著。他很興奮地說，我的稿費報社已經寄通知單給他，他會叫那個孫子上臺北報社去領。他，真正地開心、驕傲。”

玉華又揉了一下眼睛，從褲口袋裏拿出一條跟素蘭嫂借的手帕。上山前，借的；面紙，不管用。

“沒在他的靈桌前發誓要繼續寫、好好寫。這幾夜，躺在他生前睡過的床上，想了很多。他遺留給我的，大概就是這個了。老爸不曾念過書，他的字卻可以寫得那麼好。如果，他不是陳家的養子，生長在書香世家，他會是個才子的，三哥。看他的字、他的眼睛就可以知道的。可惜，他一生勞累，晚年還要受病痛折磨。”

朝輝別過頭去，藉著找口袋裏的香煙，擦掉了眼裏的淚。

遠處，一隻還賴著不肯入睡的蟬，還“知──了！知──了！”慵慵懶懶地拖著。

（八）

素蘭嫂放下電話，走回廳裏的飯桌旁，從桌上拿起一條乾淨的薄毛巾，仔細地繫在阿來嬸的脖子上。阿來嬸用右手掀起右眼，看了一眼桌上的早點，撕成一小塊一小塊的饅頭，一碗豆漿。

“玉華打轉來的電話。”素蘭嫂在飯桌另一旁坐下來，端起稀飯喝一口。

“伊有講啥？”阿來嬸搶著吞了一口，急著問。

“伊講通關攏真順利，兩個大皮箱攏無檢查就通過。伊現在在等飛機，擱半點鐘就要坐飛機轉去囉！”

“林的，兩個阿孫攏有好嚒？”阿來嬸右手拍拍左手，實在忍不住了，就著胸前的薄毛巾擦淚。

“有啦，阿姆。大漢仔和咱離開時，也有流目屎，伊是足親像咱的玉華。咱有和伊講，不要太勉強，可以轉來才轉來。玉華伊就開始哭……阿姆，豆漿要緊喝，冷，就歹吃囉。”

素蘭嫂拿著薄毛巾的一角，擦掉阿來嬸的淚，嘴邊的豆漿。

“攏轉去囉。”阿來嬸像問似答地說著。

吃完早飯，阿來嬸一踏一拖地坐到客廳裏她那張椅子。把自己安頓好了，抬起手，掀開右眼，看了一下對面牆上的鐘。八點五十分。鐘旁已掛上阿來叔的遺像，便要如此面對面地過日子了。五十五年的夫妻。

“阿姆，你真有福氣。”玉華昨晚才說過。“五十五年來，阿爸攏無對你大聲過。”

阿來嬸從上衣口袋裏拿出一方手帕，擦了擦眼淚。

【臺灣副刊1991.11.24-26】

**這件案子**

1

檢察官大人，你要翻譯的問我認不認識珍妮‧派克，我說我不認識，你不相信，擺出一副要逼供的樣子，而且還想考考我是不是真的不懂英文，要翻譯的站到一邊兒去，直接跟我說話。我是聽懂了幾句，譬如你說的：我不相信你只會說一點點英文，我認為你會說「多」點點英文。我裝出一副聽不懂的樣子，你也拿我無可奈何，只能咬牙切齒，恨不得打我幾個耳光似地問，你來美國這麼多年，居然還不懂英文。翻譯的一字一字地翻給我聽。其實，這句話，我也聽懂了。檢察官大人，你有所不知，在你們這個國家，幹我們這一行的，一天下來，說的英文，十個手指頭都還數不完哩，這還包括我一下船就學會的髒話。

話說回到珍妮派克。這是我今天為什麼站在你面前，惹您老怒氣沖天的源頭兒。檢察官大人，你問我認不認得珍妮派克，我當然認的她，只是，我從不叫她這個名字。你知道我叫她什麼名字嗎？我管她叫瑪麗蓮夢露，就連珍妮派克她本人，也挺喜歡我這樣叫她哩，因為我告訴她，她長得像瑪麗蓮夢露。

我如果這麼一說的話，您老一定瞭解我說的是什麼意思了吧。不過，話又說回來了，說她長得像瑪麗蓮夢露，這其實還是抬舉她，檢察官大人，說真個，她哪一點兒像？瑪麗蓮夢露，您老總該有點印象吧，裙子給風從下頭吹了起來那個鏡頭，想想都教人心癢，血脈亢奮。

那個珍妮派克的，東施笑顰，少了條那樣可以讓風吹起來的裙子，老闆娘當然也不許她那樣穿囉，來上工的時候，只得穿件我看是小了不曉得幾號的制服，故意不扣最上頭的幾個扣子，有意無意地露條深深的乳溝，給大夥兒看個窩心窩心。您老現在這副生氣的樣子，跟我們老闆娘見著珍妮派克一樣。可，我們老闆娘也拿她沒法子，我們都喜歡她那股騷勁兒，特別照顧她送進來的單子，菜碼抓得特好，她的客人們吃了，高興得不得了，還帶來一票他們的朋友。您說老闆娘能對她怎樣，還不是只有把老闆看管得更緊一點罷了。

一提到珍妮派克，我就越想越遠，一時間還幾幾乎忘了，今天為什麼站在您老的辦公室裏了。我一直搞不清楚，你們花了這麼大把勁兒給我按了這麼個罪名，把我給傳了來問話，怎麼不多花點時間管教管教你們那些妞兒們，把該遮的給遮起來，不要一副隨時隨地都想勾引人的樣子。

你問我那年那月那日是否做了那件事，翻譯的居然臉沒紅，一字一字地翻給我聽。沒有，我沒做，您老可得弄清楚了，我可是不會讓你屈打成招的，你們這兒不作興刑求吧？我知道你壓根兒地不相信我說的話，恨恨地瞪我一眼，巴不得就當場判我一個重刑。

你低著頭，一行一行地讀著卷宗裏密密麻麻彎彎曲曲的字，不願錯過任何一個可以加重我的罪的證據。檢察官大人，你讀完了嗎？你這間辦公室外頭已經排了條長長的隊，都等著你一一處理。嘿嘿，這就奇了，你們這個國家不是標榜著辦事效率高嗎？怎麼碰到我的案子，就拖拖拉拉起來了？這可好，我心裏頭正念著，你就抬起頭來了。怎樣？那麼多張拉拉雜雜的東西，還不都是你們自己的人欲加之罪何患無辭編出來的名堂，你以為這下子你就案情全明白了？你可得找她來對質啊，光聽她一面之詞，還有她那個乳臭未乾的男朋友亂編的故事，這還算公平嗎？

你鐵著一張臉說：這件案子，我們得擇日過堂審問，你有權利請辯護律師，如果你請不起律師，法庭可以指派一名律師為你辯護。

還要擇日過堂審問？今天就不能了結嗎？我哪有時間天天跟你們這樣耗著的？說的是早上八點半辦我的案子，我八點三十分，一分也不差地就來了，在你辦公室門口排了老半天的隊等，現在可都十點半了，還辦不完？我可是有工要做，有家要養！你不耐煩哩？這一點芝麻大事，居然洋洋灑灑寫了厚厚這一疊報告，還要擇日再審？好吧，擇日再審就擇日再審。我們就比比誰更會拖！

不過，我可沒那份閒錢兒請律師，法庭指派就法庭指派吧。我要個中國律師！我哪信得過你們的律師，你們可都兜了張白皙皙的臉，同文同種的，對付我們這些外國人，還不是一個鼻孔兒出氣

，怕不都急急要把我給打入大牢？什麼？你們沒有中國律師？老天爺，這可不真的要栽到你們這些洋鬼子的手裏了嗎？可，可，我哪來錢、到哪兒去請個中國律師啊？

2

這位被告先生，請你不要用這種責怪的眼神看我，說什麼，你都不能怪我不幫你出主意。你知道的，我今天站在這裏的任務，只是把你說的話翻成英文說給檢察官聽，再把檢察官說的話翻成中文說給你聽而已。我知道你一定在想，念在同是中國人的份上，我怎麼好意思讓自己人在老外面前丟臉呢？更何況是在這種地方、碰到這樣子的官司。

老實說，翻譯社告訴我是這樣的案子時，我第一個反應是，不能接，挺尷尬的。你想想嘛，這種案子，要碰到多少個令人臉紅的場面？我能臉不紅心不跳地翻譯那些字那些詞兒嗎？我是硬著頭皮接下這件案子的。現在，我不想先知道究竟發生了什麼事。你也不用告訴我你是無辜的。檢察官問話，你怎麼說，我怎麼翻就是了。

你看到坐在辦公桌那邊的檢察官了，他是那麼認真專心地讀著你的案子。你想想，他為什麼這麼專心呢？被告先生，你可給了他一個天大的好機會，讓他終於等到了一個像樣子的案子了！你當他桌上那些卷宗裏都是些什麼驚天動地的大案子嗎？不過就一些酒醉開車肇事、超速、搶紅燈的雞毛蒜皮芝麻大點兒事兒。在這種小地方，他哪有機會碰到一個可能讓他上電視新聞的案子？

你的案子，不開庭便罷，也開庭，我保證你電視和報社的記者都會搶著到你住的地方、你打工的地方、法院前面的廣場，安營扎寨，你這張垮拉拉油光光的中國臉和珍妮派克精心修飾過的美國臉，會并排在螢光幕上，讓民眾未審先判。你做過的事、你堅稱沒做過的事，都會被電視公司臨時請來的心理專家、刑事顧問們，反反覆覆地分析著，在開庭審問之前預測案子正反都可能有的結果。到頭來，你吃不了兜著走，花錢還不見得能消災，那個珍妮派克卻可能成了搶手貨，上八卦雜誌添油加醋，到脫口秀現身說法，到好萊塢拍電影去。同時，這位檢察官先生，當然也會水漲船高，官場上平步青雲了。到頭來，別人都會因你的案子出名發大財，你呢？身陷囹圄加上罰巨款，這大概不是你當初拼了老命簽了賣身契擠上船到美國來的目的吧？

我瞭解你為什麼要法庭指派一名中國律師幫你辯護。語言上好溝通，自己人嘛，多份在異鄉為異客的感情，幫你渡過難關。可是，你要到哪兒去找呢？我們這一輩的，醫生、工程師、電腦程式設計師，隨便一抓就是一大把，律師，很少見，有的話，自己開業去了，誰到法院來當差？法院又肯讓誰來？年輕一輩的，有主張的，還在佈樁打基，你還得等個幾個年頭。

你不時轉過頭去，看著辦公室外頭大廳裏長凳子上坐著的那個婦人，你是在向她求援嗎？這黃著一張憔悴的臉的婦人，是你的太太囉。這件案子，你是怎麼跟她說的？你壓根兒否認有這種事，硬說是那珍妮‧派克故意要陷害你、亂控訴的？或者，你不當一回事地承認了，男人嘛，哪個不愛腥的，更何況是這樣一個在國內想都想不到的洋腥？不要白不要嘛。

你太太跟著你來，你們這又是打著什麼如意算盤來了呢？讓大家看看你太太多支持你？幫忙證明你是無辜的？即使不能證明你無辜，也要擺出太太都原諒了干你們這班人何事的姿態來？你可仔細仔細看看你太太，想你大概也已經很久沒好好看看她了吧，你上回是什麼時候真正地欣賞地感激地看過她？上船來美國生離死別的時候？給你家生了個大毛而不是大妞你家終於有人傳宗接代的時候？你們結婚的時候？

她能有多大歲數？卻蒼老得像個五六十歲的老太婆似的。那頭鬈髮，大概是為了陪你上法院來特地去燙的吧。光看頭髮，她倒還光鮮光鮮的，偏這一頭光鮮罩在她蠟黃蠟黃的臉上，怎麼看怎麼憋扭，徒教人難過罷了。你心裏頭也許還正嘀咕著，用了減價卷去燙的頭髮怎麼還這麼貴，你得打好幾個小時的工才補得回來。她那兩隻不曉得怎麼放的手，絞著一張面紙，不時擦著猛泛油光的臉。她那兩隻空洞無神的眼睛是朝你這兒望，心裏可能正計算著你家那寶貝大毛還有幾個鐘頭就要放學回家，到時候是不是就乖乖地坐校車按時回家，還是又跟那一幫穿得奇形怪狀的男男女女混著去了。她心裏也許還正在懊悔不該讓你家大毛幫你們弄清楚法院寄來的傳票，現在又該如何跟大毛解釋。你惹了這一身禍，小孩以後怎麼做人，又怎麼指望他在這個異地他鄉出人頭地光宗耀祖？

或許，你根本不是在跟你太太求援，而是正在怪罪她，都是因為她那副邋遢糟糠樣，才會害你做出這種事兒來。

被告先生，我們暫且不要去探究你為什麼轉過頭去看你太太，檢察官這邊還等著你回話呢，你究竟是要自己請律師，還是讓法庭給你指派一個呢？這事兒是你自己惹來的，你再怎麼為難，都得作個決定了。

3

你說你不認識珍妮‧派克，只會說一點點英文，沒做過那檔事，你當我昨天才從學校畢業，會讓你這張自以為裝得很成功的無辜的臉騙了？告訴你吧，你這個中國佬，打從你走進我的辦公室，站在我的面前，我就看出你是不會從實招來的，即使我讓你舉雙手發誓，你還是會繼續撒謊到底的。

你有沒有好好照過鏡子，瞧瞧你這副德性，居然還敢打我們的女娃娃的主意，你向誰借了膽來的？你說你沒做那件事，這報告上可是寫得一清二楚的，激情煽情得像廉價的色情小說、色情電影。好傢伙，我們的女娃兒，可是你們這種齷齪的人可以染指的？看看你那雙骯臟的手，賊凸賊凸的眼睛。動我們女娃兒一根汗毛，都會叫你吃不完兜著走，你居然還……

你黑眼珠兒亂轉，一下子看站在你旁邊的翻譯，一下子扭過頭去看外面。你們別想在我跟前動歪腦筋，利用你們共通的語言來欺負我聽不懂中文。我哪信得過這個翻譯的，她就不會暗中幫你一把嗎？瞧她那一副要幫你辯護的樣子，她得搞清楚了，她只是個翻譯！說真個，對付你們這幫人，哪還用得著顧慮到你們應有的權利，花大錢給你們找翻譯？我巴不得把你們都趕回你們的老家去，去講只有你們聽得懂的話，去過你們還活在不知哪朝哪代的日子，留條豬尾巴似的辮子，綁個小腳，少到我們這兒來惹是生非。

你們憑什麼到我們這塊土地上來？我從來就不相信美國是個大熔爐，如果是的話，那也只能是我們這種人的大熔爐，把你們也加進去，不就變質敗壞了嗎？我最討厭的就是你們聒聒噪噪的語言，偏偏現在幾乎什麼地方都聽得到，這可真是我們最大的不幸。你們如果那麼懷念你們古老的文化的話，請你們回去，馬上就滾回去，我們不需要你們來這兒擾亂我們好不容易掙來的清靜。

你們想想，我們能信得過你們嗎？看你們那副賊頭賊腦的樣子，我就弄不懂那些公司行號為什麼偏偏要雇用你們？我們就沒有像你們這樣的人才了？那才叫鬼扯淡。看看你們那個什麼科學家，他不會我們國家精密武器的最高秘密洩露給那個老共國家？誰相信啊?你們當我們都是三歲的小孩子可以隨隨便便哄騙的？

你居然還想要我們給你找個中國律師來幫你辯護！你想得可真美啊！我是見過一些你們的律師，領教過他們的口音、他們一心一意想要打入我們這個階層的決心。他們頭髮梳得整齊，西裝穿得筆挺，皮鞋擦得光亮，拿的公事包也夠氣派，可，我就是無法接納他們，看到他們我就心裏不舒服不痛快。想想，我還得對他們擺出一副一視同仁的樣子，我受的窩囊罪還不夠啊！

看了這一堆指控的報告，我氣啊，我氣你這麼大膽，也氣他們當初居然只給你按上這麼輕微的罪名。這麼輕的罪，我們這裏這位快要退休、近年來仁慈得叫人懷疑他是不是得了癡呆癥的老法官，能判你什麼？坐幾個月監牢，繳一點點根本不起作用的罰款，就沒事了。誰敢保證你以後就不會再犯了。如果我是法官，我就判你一個驅逐出境，永遠不許再進入我們的國門、踏上我們的國土一步。想想，把你關進監牢，還得用我們納稅人的血汗錢來供養你，說不定到頭來還得不時幫你找個翻譯，划得來嗎？

你到底想通了沒有？你需要我們法庭指派一名律師幫你辯護嗎？就這麼一個簡簡單單的問題，你還要想個半天？你和翻譯的到底在嘀咕什麼？一句這麼簡單的英文，花這麼多時間還翻譯不完？

【世界日報小說世界2001.11.8】

**我的臉是一張楓葉**

1

“我的臉是一張楓葉。”

柯利爾醫生坐在沙發躺椅旁的椅子裏，一本嶄新的拍紙簿，稍微傾斜地放在交疊的大腿上。他在拍紙簿的第一頁上，先勾勒了一片他記得的楓葉的形狀，接著該畫頭髮了，他一下子記不起病人的頭髮是什麼樣子，只得探頭偷偷瞄了一眼躺椅上斜躺著的女病人，是一頭黑色直直的長髮。確定了髮色髮型了，他一時還決定不下，是要把頭髮掛在葉尖上呢，還是垂在葉根下頭，一本拍紙簿正放倒放了幾次，他終於決定在楓葉的頂尖，加上幾筆代表性的頭髮，像幾根長在孤丘上隨意飛揚的野草。兩粒豆般的小眼睛，細細地擠在葉尖下，接近葉根兩旁飛出去的斜葉尖中間，他畫了一條向下彎的弧線，便是拉開口，笑得極開心的嘴巴了。眼睛下邊，直通嘴巴，是一條長長筆直的鼻子。

“妳怎麼知道你的臉是張楓葉，別人告訴妳的？還是妳自己發現的？”

“我的臉是什麼，我比誰都清楚，我還要別人來告訴我嗎？”

“那當然，那當然。那麼，妳是否可以告訴我，妳是在什麼時候你的臉是張 --- 楓葉的？”

他先在楓葉的左邊，掛了一隻左右顛倒、耳垂厚厚的問號，接著在右邊畫了一個耳垂較瘦的問號。

“從開始有記憶的時候，我的臉就是一張楓葉了。”

“妳什麼時候開始有記憶的呢？”

他在小豆豆眼睛上面，添上一對打了死結的細眉毛。

“風吹過樹梢的時候。”

他在楓葉臉上，淡筆揮了幾下，風便擱淺般落在楓葉最早的回憶裏。

他闔上拍紙簿，時間到了。

2

從小，瓊花的皮膚就是黑黝黑黝的，好幾次偷偷用棉花球沾了漂白水，在臉上死勁地擦，好像她的臉是一張寫滿錯字的紙，可以用橡皮擦，把寫錯的字擦掉。不知道是漂白水漂泊的成份不夠高品質不夠好，還是它根本就對皮膚的顏色毫無效果，她的臉不但沒漂泊成，好像還變模糊了，像一張用劣質橡皮擦愈擦愈擦不乾凈的紙一樣，一塌糊塗。

不幸被大人發現了，一頓打當然是免不了了。小孩子怎麼可以亂拿危險的東西，又怎麼可以把這樣危險的東西塗到臉上？瓊花邊挨罵挨打，邊嘀咕，漂白水既然危險

，為什麼還放在小孩子搆得到的地方？

瓊花也試過媽媽化妝桌上的粉餅，卻化出一張像長了黴的年糕的臉來。這比用漂白水還嚴重還危險，什麼書不好好讀，亂拿危險的東西，小小年紀就愛漂亮，長大了

，怎麼得了，這一類的話，跟著細竹絲，一條條編入她幼小無知的心靈裏。

她常常想，尤其是老師把她和琪琪編在同一張桌子那年，為什麼偏就她不能擁有一張嫩白嫩白的臉，潔潔凈凈的，像琪琪的一樣，白裏透紅得像已到秋天的蘋果。

琪琪油油亮的長辮子，辮子上的緞帶蝴蝶結，也是那年瓊花夢寐以求而似乎永遠求不到的。瓊花的頭髮才過耳垂，一定便讓大人拖到巷口的理髮店，讓剃頭師傅給剃得像張西瓜皮。只有在過年的時候，大人才補償似地在她粗得像草一般的頭髮上，夾上一朵說多醜就有多醜的劣質緞帶花。她相信，即使由她來演故事裏的醜小鴨，一定還叫人嫌醜給踢下臺來。

琪琪瓜子臉上有一雙又圓又亮的大眼睛，還有兩排小扇子似的睫毛，一搧一搧的，就像小說中迷人的女主角一樣。琪琪的嘴唇，薄薄的，唸起書說起話來，把聲音削得細細細緻緻悅悅耳耳的，難怪那個剛從師範畢業的老師，老要叫琪琪帶著大家朗讀課文，也三不五時地點她回答問題。

瓊花的眼睛瞇瞇細細的，嘴巴卻寬寬厚厚的，聲帶跟舌頭誇大著掩飾不住的自卑，不開口便罷，一開口，所有鬧彆扭似的的字全擠成一團，她愈急著想把話說完，說出來的話便愈渾濁難聽，更別想出口成句成章，叫人有耐心地聽她把話說完了。

那年，一到午飯的時候，琪琪家的女傭人，便提了便當拎了瓶白開水，站在教室門口等著。琪琪的便當，菜可都是那跟著她家一起從大陸逃難來的廚子做的，有色有樣的，連那瓶白開水，也都因為裝在漂亮的洋酒瓶而高貴、玉液瓊漿了起來。琪琪不小心摔破過好幾個洋酒瓶，第二天，她家傭人拎來的白開水，一定還是裝在另一種形狀新奇的洋酒瓶裏，叫大家既好奇又羨慕地，看著她不當一回事地拔開瓶蓋，一口一口津津有味地喝下去。瓊花常常納悶，琪琪家哪來那麼多彷佛永遠都摔不完的舶來酒瓶。

琪琪的成績也好得跟那一瓶瓶洋酒瓶裝的白開水一樣，叫人羨慕嫉妒。每次考試，不管大考小考，大家都還在埋頭奮鬥時，琪琪便已經輕輕鬆鬆考完，兩手玩弄著髮梢的蝴蝶結，還不時地踢著前面的椅子，一拍一拍的，比升旗降旗時鼓笛隊的演奏還要有節拍。前座的阿輝，正烤得焦頭爛額，被琪琪一拍一拍地踢著，起先還忍著

，後來實在忍不住了，回了幾次頭，瞪了幾次眼，偷偷罵了三字經，還得趕緊回過頭去，怕老師誤認為他在偷看。琪琪稍微收斂了一下，過不了幾分鐘，又故態復萌

，一拍一拍地踢了起來。最後，老師終於聽見了，或許，他一直都聽見，只是懶得

理會，以為那聲音會會自動消失？他探頭看了一眼，皺著眉，正想對那氣得滿臉通紅的阿輝，或是手長腳長得像黑臉蜘蛛的瓊花發作，仔細聽了，發現是琪琪，便裝著沒聽見沒看見般，埋頭繼續改起作業，或者乾脆宣布，先考完的可以出去。大家看著琪琪晃著兩隻髮梢的蝴蝶結，一蹦一跳地離開教室，坐在走廊的臺階上，踢起小石頭來。

那年學期結束放暑假時，琪琪又一次拿到全班第一名，興奮得手舞足蹈的，兩隻蝴蝶結，挧挧欲飛，那張粉嫩粉嫩的臉，就愈發像到了秋天的蘋果了。

那年暑假，琪琪搬家轉學了。這已不是琪琪家第一次搬家了。上回從公家宿舍搬到山邊新蓋的有院有落的洋房時，在那一帶還老實轟動了好一陣子，可以說比過年大拜拜還熱鬧，不時還有人不嫌麻煩，換了兩三趟車，從老遠特地跑來看。

最後一年坐在瓊花隔壁的是巷尾的春美。春美沒琪琪那麼白，也沒瓊花那麼黑，一塊蒸得恰恰好的發糕似的，呵呵笑起來無心無眼的，常常說些相當個性的話，叫大家佩服，也叫大家替她捏把冷汗。就說那次放學後的補習罷，教室的燈忽然熄了，大家呆了幾秒鐘，正慶幸可以趁機摸魚偷打瞌睡，春美忽然邀功般地說，沒關係，我爸爸是電力公司的總經理。全部哄堂大笑，瞌睡蟲一下子給笑得跑光光。老師把春美喊到前面去，賞了她好幾個板子。板子落在春美胖胖的手心，炸開火花似地落進忽然冷寂下來的教室裏。在等電來的時候，瓊花用眼角瞄了春美一眼，春美搓了搓被打痛的手掌，若無其事地跟大家一樣等電來，反芻著剛囫圇吞下的饅頭跟那一題老師解得莫名其妙的算術。

少了一個琪琪，整個班黯淡了下來。瓊花說不上來，究竟是琪琪不在，教室少了個奪目的光環，還是那一整班那個年歲，便一直都是那麼無光無彩肅殺般沉悶。那年帶他們這班的，還是前一年那位老師，一年下來，不知跟誰生氣地，打斷了好幾枝板子。那些木板，一板一板記錄著他們戰戰兢兢的最後衝刺，一顆顆渴望奪門而出

，飛越所有因中學聯考而設下的層層障礙的心。

便是在那最後一年，瓊花的功課忽然突飛猛進，整個人開竅了似的。功課的進步，老師雖沒有刮目相看，至少不再以嫌惡的眼光相對，瓊花在課堂上念書回答問題，便不再那麼結巴難聽了。

畢業後等中學開學的那個暑假，瓊花常常跟春美跑到巷尾廟前的廣場，看著魚市場

、小內港另一邊的和平島，和平島再過去的外港，外港再過去看不見卻可以想像的大洋。她們指著檞比鱗次的住家，比賽誰先說出來班上同學的名字、考上哪個學校

、畢業後做什麼事。指到山邊那幢她們想故意迴避都迴避不了的洋房時，她們尷尬地猛縮回手，像怕觸到某一個大人三令五申的禁忌似的。

那一天，瓊花從廟前的廣場回到家，貼近媽媽化妝臺的鏡子，看見一張似曾相識卻又陌生的臉。

3

“我的臉是一張楓葉。”

柯利爾醫生把封面貼了張楓葉圖片的拍紙簿放在交疊的大腿上，翻到上星期畫著楓葉的那一頁。

“妳告訴過別人，妳的臉是張楓葉嗎？”

“有。”

“都是哪些人呢？”

“我爸爸、媽媽、哥哥、妹妹、老師、同學、老板、朋友。”

“他們怎麼說呢？”

他在楓葉的周圍畫了一張張開口閉口的嘴。

“他們都說我有問題。”

“妳自己覺得呢？”

“我覺得他們才有問題 ……. ”

“如果妳的臉是張楓葉，……. ”

“不是‘如果’，柯利爾醫生。”她很慎重地糾正。

“對不起。”他抓抓今天早晨才刮好彷佛又長出來的鬍子。“妳的臉是張楓葉，別人的臉呢？”

“當然也都是楓葉囉！妳以為我跟別人不一樣嗎？”

他倒抽一口冷氣，整個上身往外傾去，看看玻璃櫃上反映的臉是否也是一張楓葉。

他很仔細地為一張張開口閉口的嘴巴配上楓葉的輪廓。

“妳能告訴我，妳的臉是張什麼顏色的楓葉嗎？”

“現在是什麼季節，我的臉就是什麼顏色。”

他縐了下眉頭，一時想不起現在是幾月了，轉過頭瞧一眼桌上的日曆，七月二十日

。

“現在是夏季。”

“那，我的臉就是綠色，很深很濃的綠，不是那種青青澀澀的綠。”

“別人的臉也是綠色嗎？”

“那還用說嗎？不過，讓我告訴你，柯利爾醫生，他們是不會相信的。你呢？你知道你的臉是張楓葉嗎？你一定也跟他們一樣，一直以為自己擁有一個‘人’的臉，對不？”

他闔上拍紙簿，久久沒再問一句話。

4

瓊花擠進靠窗的座位，安頓了提上飛機的行李，正想閉起眼睛休息，走道上閃進一個曾經熟悉的身影，在大家的疑惑中漸漸消失的琪琪，十一年後，就這麼毫無預告地出現在這一班飛日轉美的班機上。瓊花還考慮著是否要舉手招呼，琪琪已經坐進走道另一邊前一排靠窗的座位。一名中年男子，放妥了他和琪琪的行李，緊緊捱著琪琪坐下。

十一年裏，山邊的洋房換了好幾個主人，一條巷子不時見到大大小小的貨運車，遊行般展示屋主不同程度的財富地位，可都住不久，潮汐般起落不已。起初，大家還或多或少，好奇地站在門口探頭看望，久而久之，不再稀奇了，聽見汽車聲，大家只稍稍停下手邊的工作，習以為常地說聲，噢，又搬了。

巷子裏的人都說，那洋房一定是哪個地方風水不對了，屋裏的人才都住不久。提起那棟洋房，大家最津津樂道的，還是當年琪琪家初搬進那次，整條巷子都因而光彩了起來似的。可是，等事情發生了以後，巷論街談便都成了竊竊私語，怕丟了整條巷子的臉了。

沒有人看見琪琪的爸爸被抓走，都說是半夜裏發生的事，麻將還沒搓完，人就被帶走了。貪了污，分贓不均，讓人給參了。琪琪的媽媽四處奔走，人足足瘦了一圈，也只減了一兩年刑。說聞最多，版本最不一的，還是琪琪後來的遭遇。總是有人在最不能明說的場合看見好像是琪琪的女子，瓊花也老夢見琪琪那張粉嫩粉嫩的臉，像朵暗夜浮現的花，依然突出逼人。

機艙的燈暗了下來，引擎聲和各種雜音卻都沉澱不下去，瓊花只得側耳傾聽，不知琪琪說起話來是否還悅悅耳耳的。這一路飛來，琪琪好像一直都沒開口說話，身旁的男子也沉默得可怕。

瓊花歪著脖子注意琪琪的一舉一動，歪都快歪痠了，只得半斜了身子，全面守望起來。這時，琪琪挪開身上的毯子站了起來，中年男子和另一名同排的旅客也站了起來，琪琪便從空出來的一點空間，擠了出來，拎著手提包，走向後頭的洗手間。艙頂一盞弱燈，這一霎那正好照在琪琪已經妝殘的臉上，髮膠固定的捲捲的頭髮，像頂假髮般地罩著她一臉過早的風霜的疲憊，十一年難以明說的歲月。

仍然大而圓的眼睛，給粗大的眼線描得誇張，更顯得空洞失神，好像這些年就只靠著那兩道畫得彎彎、錯愕著加工的平衡的眉毛，來面對無情的一切。兩片掉了唇膏的嘴唇，也彷佛積澱了所有的負擔罪過。她穿戴著委託行買來的舶來品，扶著椅背的左手上，一顆鑽戒在昏暗中依然光彩奪目。

瓊花張開嘴，還沒叫出琪琪的名字，琪琪便已走開了。瓊花連忙站起來，說了好幾個借個，擠到走道上，往後頭的洗手間走去。她站在洗手間門外等著，琪琪出來，跟她直直打了個照面，像看到一個不相干的陌生人般，側個身，走回座位去了。

瓊花舉起準備打招呼的手，這時只好頹喪地垂下，順手拉開洗手間的門。琪琪沒認出她來嗎？認出來了，故意裝著不認識？她真是那麼刻意地要把過去和現在劃清楚嗎？

回到座位，瓊花不解地望著隔了條走道那邊，琪琪那頭硬梆梆的捲髮。隆隆引擎聲中，瓊花困惑迷糊地睡去。睡夢在不知那條經緯的高空中，瓊花老覺得有一對大而圓的眼，正穿過狹窄的走道、漫長的歲月，遠遠地望過來。她努力地想睜開眼回望過去，兩眼卻夢魘重重，鉛般重睜不開來。一直有人摔碎洋酒瓶，灑了一地收都收不回來的白開水，一直有人在踢前座的椅子，一直有人在搬家，一車一車的家當、財富地位，一直有人在不能明說的場合看見好像琪琪的女子，一直有人晃動著奪目的鑽戒、一身的舶來品，一直 ……

5

“我的臉是一張楓葉。”

柯利爾醫生翻到畫了好多楓葉的那一頁，把特地摘來的一片楓葉放在上面，比較起真正的楓葉和自己畫的，發現沒畫得太離譜，心裏覺得安慰多了。

“楓葉上，有眼睛嗎？”

“你看過長眼睛的楓葉嗎？柯利爾醫生？“

“沒有。“

柯利爾醫生倒轉了手中的鉛筆，用鉛筆上的橡皮擦，把楓葉圖上兩粒豆般的小眼睛擦掉。

“楓葉沒眼睛，那麼，你是否可以告訴我，你怎麼‘看’呢？“

“我不用看，我全憑感覺。柯利爾醫生，你難道沒發現，眼睛常常誤導一個人的判斷嗎？“

“我完全同意。“

柯利爾醫生拿起拍紙簿仔細端詳著沒了眼睛的楓葉，一時還不能適應，總覺得自己畫的楓葉瞎了眼，畸形得很。

“那麼，你可否告訴我，你感覺到了些什麼？”

“不太亮的房間，牆壁上掛著呆板的靜物畫，門邊茶几上的玫瑰花該扔了，沙發的圖案太單調。”

柯利爾醫生環視了一圈自己已經習以為常的診療辦公室，忽然為它的陰暗、靜物畫的呆板、玫瑰花的衰敗、沙發圖案的單調，不自在了起來。

“你沒有眼睛，那麼，你大概也沒有眉毛囉？”

“那還用說嗎，柯利爾醫生，我要眉毛做啥？眉毛能幫助我感覺嗎？”

“眉毛能不能幫助你感覺，我不太清楚，不過，眉毛似乎可以改變楓葉的容貌。” 柯利爾醫生差點兒把“楓葉”的容貌說成“人”的容貌了。

“楓葉需要在乎容貌嗎？柯利爾醫生?”

柯利爾醫生比較著楓葉和拍紙簿上畫的楓葉，用橡皮擦把一對打了死結的細眉毛擦掉。

“楓葉沒有眼睛，沒有眉毛，那麼，也沒有鼻子，沒有耳朵，沒有嘴巴囉？”

“對極了！柯利爾醫生。”

“你不需要鼻子，不需要耳朵，因為你都用感覺來聞、來聽。可是，你沒有嘴巴，怎麼說話呢？”

“我不用嘴巴說話，我一直都是用‘心’在說話。難道你不是用‘心’在說話，而是用最會製造麻煩的嘴巴在說話嗎？柯利爾醫生？”

柯利爾醫生抿住嘴，把楓葉圖上的鼻子、耳朵、嘴巴，一一擦掉。拍紙簿上的楓葉

，被橡皮擦擦得面目全非，一塌糊涂，他想他該吩咐助理找條好一點的橡皮擦了。

6

冬末春初的這一個午後，寂靜了無人跡的小湖邊，雪花正無聲無息地飄落著，瓊花習慣性地伸出戴了手套的手去接，都一片一片沒入密纖細結的毛線裏，消失得無影無蹤。還冰凍著光滑的湖面上，幾隻鴛鴦正等不及似地低頭尋覓預告春天的水紋，早歸的大雁，匆匆飛越湖盡頭想要復甦的樹林，往更北處報訊去了。

瓊花站在湖邊的小路上，不時轉過頭來。看路過、進出停車場的車輛。琪琪就要赴約來了。

離上回在飛機上碰見，已經二十五年了。從上個星期突然接到琪琪的電話以來，瓊花規律的平靜生活，一下子像經不起考驗似地波濤洶涌了起來。耳邊不時響著琪琪仍然細細緻緻悅悅耳耳的聲音，那些已逝的歲月彷佛完全沒存在過，她仍然坐在那張中間畫了條楚河漢界的線的座位上，聽琪琪帶領全班唸課文、回答老師的問題，看著老師嘉許地連連點頭。

她講話的聲音一直都是這樣嗎？家敗淪落、奮鬥掙扎的那幾年，她都不曾沙啞失聲過，一路憑著那美妙的聲音衝鋒陷陣？她這一路是怎麼走過來的？

琪琪一路怎麼走過來，那麼重要嗎？知道了她的命運真如傳言中那麼坎坷，又怎樣

？同情嗎？同情中，又有多少幸災樂禍？

一部深綠的雙門轎車滑入停車場，一名中年女子下了車，往湖邊的小路走來。遠遠望去，瓊花第一眼看到的是琪琪那對註冊商標也似的大而圓的眼睛。琪琪朝她興高采烈地揮了揮手，瓊花也舉起手回應，卻偏偏少了琪琪那份自然優雅，叫琪琪的聲音，也相形見拙似地不自在，結巴了起來。

琪琪一步一步走過來，短靴踩踏著一條連接過去與現在的時光道路，一拍一拍地，像極了那年每次考試時，琪琪踢著前座椅子的聲音，清脆地響起一種令人不得不接受的優越。

走近了，瓊花毫不肯錯過地盯著琪琪的一對眼睛。這對眼裏雖然已不復幼年時的天真無邪，卻也不再像那次機上碰見時那樣的空洞無神。這是一對已經洞識人生種種起落後，恢復平靜的眼睛，眼角毫無遮掩的細紋，在她臉上更添加幾許成熟韻味。淡妝的臉，雖然不像從前那樣粉嫩粉嫩，卻依然美麗得叫人嫉妒。削剪得恰到好處的短髮，更使這種不同於昔日、掙扎歷練過的美，更成熟動人。

瓊花開始恨自己，那天為什麼不讓電話答錄機接琪琪的電話呢？自己接了電話以後

，為什麼就無法拿任何理由來阻擋她來呢？埋藏得密密深深的嫉妒，怎麼就這麼毫無保留地酸上心頭，讓自己這些年精心粉飾過的面貌，一下子回復到舊時的粗俗簡陋。怎麼一開口就透露了根深蒂固的心靈的不平衡、自卑？

7

“我的臉是一張楓葉。”

柯利爾醫生拍紙簿上的楓葉臉，除了輪廓，只剩下幾筆代表性的頭髮和象徵微風的淡筆畫。他把特地從樹上摘來的楓葉，放進沙發躺椅上斜躺著的女病人的手裏。

“請你告訴我，你現在手裏拿的是張什麼？”

**華氏零下一度**

1

她總認為飯店厚重的兩重門中間，是個緩衝地帶，應該是個可以讓顧客適應室內室外溫度的地方；像今天，外頭很冷，暖氣開一點點，客人開門進來，就會覺得很溫暖了，等客人從暖烘烘的室內經過這裏離去時，比室內稍低的溫度，正好可以讓客人心理有所準備，免得被強烈的溫差嚇著了。可是，飯店偏偏將這個小小空間的暖氣開得特別足特別強，好像不這樣就少了迎賓送客的誠意似的。

所以，當她才緩緩推開裏面這層門，還沒完全走進兩重門中間時，這超強的暖氣就迎頭罩下，她不得不拉低已遮住整張臉只剩下一對眼睛的圍巾，怕一下子給熱昏了

，然後，她推開外面這層門，也才推開一點點，冰冷冰冷的空氣就擠了進來。她趕緊拉上圍巾，呼出的氣很快地在圍巾上，僵住。

即使已經習慣了這裏的冬天，這種天壤之別的溫差，著實不好受，也無從做好最完善的心理準備。就像現在這樣，這一霎那間，她雖然很自然地拉上圍巾遮住鼻子，企圖擋住無所不在的冷，冷到血液都要結凍的冷，整個人還是叫這種溫差的衝擊給嚇住，幾乎要裹足不前了。

她就僵在要開未開的門縫裏，要不是後面有客人要出去，她不知道她會繼續在那兒站多久。她小心翼翼地走向自己的車子。雖然幾天前下的雪都給鏟到停車場的邊邊去了，地面上不免有殘雪薄冰，天色又暗看不清楚，不能不戰戰兢兢。生長在亞熱帶，如履薄冰這個詞兒，以前只能想像，現在全讓她體驗到了。

一直到開車上路，在十字路口等紅綠燈時，她還在思索室內室外溫差如何適應的問題，沒有注意到後面本來沒車，忽然間開來一部越開越快，又高又寬的車子。

車子被撞進左右行駛的車陣裏，在金屬激烈的撞擊聲中，在她失去意識之前的那霎那間，她瞥見前方不遠一間銀行外面高掛的溫度計，華氏零下一度。

2

他準備拉開車門趕緊坐進車裏發動車子開暖氣時，看見一部黑色悍馬加速往停在十字路口等紅燈的白色轎車衝去。他也僅喊了聲“嘿，是紅燈，你怎麼開麼 … ”快字沒喊出口，彷佛被周遭冰冷的空氣凍在他張開的嘴邊。

白色轎車硬是被撞進綠燈那邊的車陣裏，左邊開過來的紅色轎車，想剎車都來不及剎就撞上去了，它後面跟著的好幾部車子，即使都狠狠剎車，也都沒剎住，撞成了一團。一時，剎車聲，喇叭聲，撞擊聲，在冰冷的空氣中，爆裂開來。

很快，警車、救護車、消防車的警笛，穿破夜空，十萬火急地趕來。

他正考慮著要不要到車禍路口去時，看見那部肇事的悍馬的門被推開來，從頭到腳裹了一身黑的駕駛者，拔腿跑過馬路，然後從從容容地走上那邊的行人道，很快消失在濃濃的夜色裏。

“嘿，你不能撞了就跑啊！”

這句話他沒喊出口。即使喊出口，他懷疑那個肇事者會聽得見。可是，後來他還是自責了好久，睡覺時常常在夢裏大喊大叫，常常在夢裏看見那人緩緩轉過頭來，在那人快面對自己，自己嚇得趕緊閉上眼睛的那霎那，醒過來。

他在自己的車邊楞了好一會兒，看著警車上頭不停地閃亮的警燈，救護人員忙碌的身影。紅綠燈無視現場的混亂，生命在死亡邊緣的掙扎，準時地變換著。前方不遠一間銀行外面高掛的溫度計，還盡職地標示著，華氏零下一度。

3

即使是綠燈，經過十字路口時，瑪麗都會注意左右邊車輛的動靜，腳也會稍微離開油門踏板，以備突發狀況。可是，這次，她卻偏偏因瞄到左邊一間銀行外面高掛的溫度計上，標示的華氏零下一度，正要跟自己說，難怪這麼冷時，沒看見右邊正在等紅燈的白色轎車，是怎麼直直闖進來，讓她撞個正著的。

後來，在回想車禍的現場時，她印象最深的，不是那一霎那間，她急急踩剎車想停住自己的車子，想按喇叭警告對方的念頭，也不是被後面跟上的車子撞上的衝擊，而是對方車內跟自己車內，還有對面開過來的車內的保護氣袋，前後只差不曉得幾萬分之一秒地，像讓魔術師雙手輕輕一揮似的，全打了開來。她不能確定的是，連她在內，駕駛者是在衝撞之際，還是在保護氣袋打開之後，才驚訝地張開嘴。

4

繞了好幾個幾乎找不到路的彎，導航器終於將邁克帶到可以上高速公路的十字路口

。過了這個路口，不遠就是上高速公路的交流道，冷不防，左邊正在等紅燈的一部白色轎車，忽然闖進十字路口，叫對面開過來的紅色轎車給撞上，整部車朝他這邊斜衝過來，他緊急剎車按喇叭都沒用，硬生生地撞了上去。

連續開了好幾個小時的車，他是累了，而且是累到幾乎有點麻木，只是聽著導航器不高不低的聲調的指示左拐右彎。這一霎那，在金屬激烈撞擊聲中，他彷彿如夢初醒，保護氣袋打開時，驚訝之餘，他為自己一下子不知身在何處而出了一身冷汗。

5

美琪停在十字路口等紅燈，車子的收音機正在報告氣象，大都會地區的氣溫偏低，大學城這裏已經降到華氏零下一度，夜裏還會繼續往下降，可能降到零下十度左右

。

“這麼冷！”

話沒說出口，因為她看到對面也正在等紅燈的白色轎車後面，一輛黑色的悍馬，正加速往前衝，將白色轎車撞進正在行進的車陣中。她正想拿起手機按緊急鍵找救護中心，悍馬的車門打開，連臉都遮住只露一雙眼睛的駕駛者，一溜煙跑過馬路，然後，事不關己地走上另一邊的行人道，消失在濃濃的夜色中。

那一霎那，以及接下來困在車禍現場，還有過後的日子裏，她覺得那對極其冷酷的眼睛，除了看了一眼他造成的事故外，彷彿越過激撞的車輛，朝她直直射過來。她緊緊抓住方向盤，嚇出的一身冷汗，加快的心跳，她知道不全是因為目睹一莊故意製造的車禍，而是那對冷得比華氏零下一度還冷的眼神。

6

布朗警官爬進門打開裏頭沒人的悍馬，發現整部車子空無一物，除了右邊座椅上一張彩色的相片。他小心翼翼地將相片放進證據袋裏，交給看了一圈車子走過來的馬克。

“沒車牌，沒車照。”

馬克搖搖頭，說出口的話，像呼出的氣一樣，凍在空氣中。

他就著手電筒的光，端詳布朗交給他的相片。球場邊看臺上坐滿了看球的觀眾，都穿了白色印有綠色圖樣的運動衫，興高采烈揮動著印有同樣顏色圖樣的小旗子。看臺最前面，三個揮動大旗子的，有一個正好面對鏡頭，她的臉給紅色簽字筆圈住。

“看來，這將是個漫長的夜晚。”布朗看著十字路口救護人員搶救的忙碌身影，喃喃自語。

左前方一間銀行外面高掛的溫度計正標示著：華氏零下一度。

“也是一個很冷很冷的夜晚。”

這句話，他沒說出口。

【太平洋時報2011.8.24】

**華氏零下一度以後**

前言

華氏零下一度以後，如果溫度繼續下降，已經感受到的刺骨而且幾近凍僵的冷

，還會冷到什麼程度？只是，一旦溫度從負數回升到正數，即便是一、二度，一向受數字左右感覺的人們，便會立刻覺得彷佛有一股暖流，開始回春的融化，雖然離冰溶還有三十度左右相當遙遠的距離。

（一）

這項任務應該可以說是圓滿完成，標靶人物被你追撞嚴重受傷，從此喪失了為她的理念呼喊的能力。你用來肇事的那輛悍馬，裏裏外外沒有留下你一點指痕，就連那張或許是你故意留在客座上的相片，也沒有。相片是你匆忙趕離現場，忘記帶走，還是你故意留下來，向那群人警告的呢？

其實，這些你都不知道，當你醒來躺在醫院裏的時候，你的記憶跟病房裏的牆壁一樣，一片空白。醫生的診斷是，你的頭部遭受重物打擊，你失憶了。所以，你不知道你為什麼躺在這間醫院，你為什麼像發現你的那個流浪漢說的，面朝下倒在離公路不遠一棟老公寓旁的小巷子裏。

當然，你也記不得，你曾經在這地帶觀察了好幾天，並且沙盤演習了好幾次。這個小巷子裏停了一輛你任務完成後可以快速離開的車子，公路往南不久，轉換東西向的高速公路，很快就可以抵達機場，航空大廈的客服櫃裏有你的飛機票登機證跟小背包，登上飛機，一覺醒來就回到家了。

你也不可能知道，從背後襲擊你的人，曾經迅速俐落地從你的褲子口袋裏，拿走了你的皮夾子、車子跟航空大廈客服櫃的鑰匙，開走了那輛車子，按照你預先安排的路線，最後將車子停在機場附近的停車場，從從容容地搭了接駁車到航空大廈

, 從客服櫃裏取出機票、登機證、小背包，登上飛機，舒適地睡了一覺，回家。那一路，他的臉上一直掛著，滿意的微笑。

計劃這次的行動時，你們曾經為你們周密無缺的安排感到驕傲，尤其是小巷子預先停的那輛車子，以及事成後像出門遠行一般，把車停在機場外的大型停車場，讓車子永遠地停在那裏。你們無法想像為什麼多年前非常轟動的一件刺殺案，兇手離開現場時，居然是騎自行車。是太白目了，還是根本不把當地的辦案機關放在眼裏？

當然，這些你都沒印象，就像悍馬造成一場連環車禍時，有如電影最佳音響效果的金屬互相撞擊的聲音，幾輛撞在一起的車子裏，像黑夜裏忽地綻開的巨大花朵般紛紛爆開的氣袋，每輛車子的駕駛者往擋風板衝撞被氣袋擋住，有如特殊慢動作般，深深刻畫在那些人以及路旁目擊者的腦海裏，也不時讓他們在惡夢中驚醒，影響了他們日後復原的進度和日常的生活。這些，你一點印象都沒有。

當然，你也不可能知道，出事時，幾位受創最重的人，事後回想起來，第一個閃進腦海的影像，都是十字路口旁那間銀行外頭，高掛的時間溫度表上，當時冷冷森森亮著的數字：華氏零下一度。雖然，那個晚上溫度曾經創下記錄，一路下降到華氏零下十幾度，可是，華氏零下一度這個數字，卻牢牢固定在這些人的腦海裏，像個停格的畫面。

（二）

蘭芯昏迷了整整一個月。

這一個月裏，負責辦案的布朗警官，數次拿著一張在悍馬客座上撿到的相片的複製版，對照昏迷中的蘭芯。

照片上的看台，經過他四處偵查訪談，證實是在歷年舉辦世界青少棒的球場。坐滿整個看台的觀眾，都穿了白色印有綠色圖樣的運動衫，正興高采烈地揮動著印有同樣顏色圖樣的小旗子。看台最下面，三個揮動大旗子的，有一個正好面對鏡頭

, 她滿是驕傲滿是興奮的臉，像標靶般，給紅色的簽字筆圈著。

如果真像他偵查出來的結果，這真的是一則所謂的白色恐怖事件的話，他為那隻可以從遙遠的島國延伸到這個國家，對他們界定的異議人士下毒手的手，好幾次不寒而顫，進而感到憤怒。他也為這些不畏恐嚇不計後果，在攝影機前大聲呼叫屬於自己的故鄉的名字的人士，感到由衷的敬佩。

坐在蘭芯的病床旁，聽著固定來探望的那幾個人，談他們對故鄉的關心，故鄉能早日成為一個真正民主的國家的願望。這些談話讓他想起爺爺曾經說過的一些話

, 愛爾蘭，這個爺爺魂縈夢牽的故鄉，為了獨立曾經努力了八百年。那幾個人跟他說，他們已經努力了四百年，到現在還不能看到一個能由自己的自由意願當家作主的國家，再加上目前海峽另一邊的壯起，而且無時無刻利用各種手段打壓島國維護民主真髓的決心跟努力，亞細亞孤兒的命運，像一隻無形的手，還仍然緊緊地掐著他們的脖子。

他的小記事本上，列了一些例行問題，都必須等蘭芯醒來意識清楚了才能解答

, 才能證實他的猜測和他訪查得到的結果。雖然，他相信蘭芯認識那個被診斷得了失憶症的人的機率幾乎是零，他仍然得從蘭芯的口中得到答案登錄。他們從悍馬的最近售車租車記錄和影像中，查出兩名東方人，其中的一個，就是被流浪漢在車禍附近的小巷子裏發現被人擊昏的那個，身上沒有任何證件，醫療人員管他叫：亞洲先生。

（三）

你仔細端詳這位自稱是布朗的警官遞給你看的相片，尤其是那張被紅色簽字筆圈起來的臉，然後很抱歉地說，不認識，沒見過。你也不認識某間汽車行提供的影像中的另一個男子，你不知道你為什麼會出現在那裏，然後跟那個人開了一部黑色的悍馬離開。你不記得你在那個很冷的晚上，開著那部悍馬衝向停在十字路口等綠燈的白色轎車，造成一場連環車禍。

你從哪裏來？你要到哪裏去？你奉了什麼使命來到這裏？你以前是做什麼的?你有家人朋友嗎？他們都在哪裏？你真的開了一部黑色的悍馬衝撞那個女子嗎？你為什麼這麼做？你自己要這麼做的？還是有人命令你這麼做？你，你叫什麼名字呢

？

當你被帶到這間病房，看到病床上仍然昏迷的蘭芯時，你第一個反應是：誰這麼狠毒，居然會對這樣一個無辜的女子下手？她不就是揮舞著一面旗子麼？一面全世界台灣人的旗子！台灣人拿台灣人的旗子，有什麼不對呢？

布朗警官也讓你看了一張相片，是替同一場世界青少棒賽同一個球隊加油，另一個觀眾席上的熱烈景況。他們揮舞的是一面青天白日滿地紅的旗子。你照著布朗的指示，仔細地端詳照片上帶頭舞大旗的那幾個人，看看能不能激發起一點點記憶

, 你很抱歉地搖搖頭，你對看台上這片紅色的旗海，沒有印象，那幾個帶頭的人，也沒有。

日後也許有一天，你終於恢復記憶了，恢復到洗腦般教育下，那種只知對黨國效力的愚忠，那種對異議只有壓制跟打擊的偏薄理念，你就會跟那些人一樣，在上級允許和指定的情況下，揮舞那面青天白日滿地紅的旗子，一面執政當局在面對對岸強權時不敢拿出來、幾次在自己舉辦的世界性活動時不敢亮出示，只有在為了贏得選舉為保障既得利益為延續一則可笑又可恥的謊言時，才會暫時拿出來壯壯聲勢的國旗。

（四）

昏迷中，蘭芯又回到第一次離開台灣到美國來的前一個晚上，阿嬤親手交給她一疊文稿，說是媽媽在生她之前，花了好幾天寫完，希望在她長大以後交給她的。阿嬤還交給她一條細項鏈，墜子是翠綠的四瓣醡醬草，每一瓣上都彎了一道彩虹，爸爸送給媽媽的定情物，媽媽臨終前託阿嬤交給她的。媽媽因難產過世。

是高雄阿嬤那雙粗粗厚厚的手，在多年前先鎮後暴的事件發生時，在一條小巷子裏救了媽媽。那時，媽媽和爸爸從美國回台灣省親，離台前特地南下參加世界人權的活動，事件發生時，兩人被沖散，懷孕的媽媽躲進小巷子，讓高雄阿嬤救了回去。

她記得每次跟高雄阿嬤談到她的身世的時候，高雄阿嬤就會長長地嘆口氣說，你的命就親像咱台灣的民主那樣地坎坎坷坷。從小她就曉得她的身份是借來的，只是沒有人願意告訴她她真正的身份，周圍的人好像都簽了約發了誓地守口如瓶。要到坐上了飛機，寶島已經完全消失，飛機正飛越太平洋的時候，她才從媽媽的遺稿裏知道自己真正的出身。

除了那一疊文稿，還有高雄阿嬤交給她的一個大信封，裏面是有關那個事件法庭審判的剪報。阿嬤交給她的時候，還不停地撫摸著那個大信封，喃喃地說，妳一定要珍惜一定要記得。文稿最上面是一張圖片，圖片上的美國男子，正要坐進路旁停著的一輛車子，對著街對面的群眾，高舉握拳的手，好像在說，他一定會回來。圖片旁是那男子被列為不受歡迎人士遭遞解出境的文字解說。

台灣終於產生民選總統之後，她曾經回台灣，輾轉找到媽媽尚在的親人，她的舅舅。外公外嬤長期飽受監控，再加上女兒失蹤音訊全無，先後憂憤過世。舅舅告訴她，爸爸被遞解出境時，他曾經擺脫跟蹤的人，混在被調來鼓噪的人群當中，遠遠地跟爸爸揮手。他知道爸爸看到他了，爸爸握拳高喊他一定會回來，看起來像是在跟叫他滾回美國的群眾抗議，其實是在跟他說，他一定會回來找到媽媽，他一定會回來找到應該已經生下來的她。

媽媽的名字叫彩虹，爸爸叫約瑟夫。她抱著媽媽的文稿，喃喃著媽媽，媽媽，兩行熱淚滾落讓人一看就知道是混血兒的臉頰。

護理人員跟當時來探望的友人，後來跟她說，那霎那間，她的呼吸變得急促，眼球快速轉動，病房裏曾經緊張不安了好一陣子。

（五）

跟那個年代從台灣到美國的留學生一樣，彩虹是在這塊享有二百年民主的土地上，才開始認識萬哩之外的故鄉，才開始漸漸瞭解故鄉過往的歷史，才開始認真去探索單一思維的教育體制後面的真正用意。

她不得不承認，從出生到大學畢業這一段最珍貴的求知黃金期，她像極了一個被蒙在鼓裏的人一樣，她所發出的聲音，是敲打這面鼓的人給她的。當她踏上這塊推崇並且維護言論自由的土地時，她便像一個從鼓裏走出來的人一樣，發不出一點聲音；因為，她從來就沒有自己的聲音，因為，她從來就不知道她沒有自己的聲音

。

是在參加台灣同鄉會之後，她才讀到台灣歷史另一個不為人知的篇章，才知道寶島的歷史不是欽定的教科書上所編撰的那樣，才認清獨裁者醜陋的面貌，獨裁政治下，一方面鉗制民主另一方面卻宣揚民主的可憎可恨。最叫她難過的是，那個賦予她最多靈感的港灣所曾發生的悲慘屠殺，她居然一無所知。

知道這件屠殺事件之後，有一陣子她曾經怨恨老一輩的人，沒有將屠殺的真相告訴她這一代，讓她早一點看清屠夫的面目。可是，她後來終於瞭解到老一輩的用心良苦，瞭解到老一輩戰戰兢兢生存，小心呵護下一代的苦心；她終於體會到，台灣民主運動前輩們的執著，在最不可能的環境中培育生機。

她永遠記得那次在風城參加台灣人的大型聚會，司儀向大家宣佈老蔣去世的消息時，全場歡聲雷動的場面。多少人因感嘆那最黑暗的日子終於過去了而淚流滿面

，她坐在激動的人群中，感受那珍貴的歷史片刻。對她來說，那是一種洗禮；對故鄉來說，那是民主政治言論自由的另一個里程碑。

（六）

你坐在這間中學的禮堂兼餐廳，吃著此地台灣同鄉親手烹調的家鄉菜，觀賞由大學生推出的綜藝表演，慶祝春節。對別人投射過來質疑不屑的眼神，你知道你無法瞭解也無從辯解，只有在布朗持續的監控中，坐在那裏裝著沒看見，靜靜地吃，靜靜地聽，感謝邀請你來參加的那幾個人。

你相信是他們說服了其他人，你才能來這裏跟這些台灣同鄉們一起過春節。雖然記憶一片空白，在你知道有這麼一個節慶有這麼一個聚會的時候，那幾個人不理會反對的聲浪，排除眾議，願意為可能引發的衝突負責，邀請你來參加，你似乎可以瞭解他們的用心良苦，同時，你也感謝他們的寬宏大量，即使你無從確信你曾經預謀而且肇成一次嚴重的車禍。

你不知道，也不想去知道，他們是否想藉由這種機會，讓你認識你以前絕對不可能想要去認識的團體，然後讓你從另一個角度來體會這些人對故鄉的未來的關心

。你現在聽到的，如果你沒有失憶的話，你一定會用你熟悉深信的教條來一一反駁

，來維護你一生衷心耿耿頂禮膜拜的偶像。現在，失憶的你，像一塊全新的海綿一樣，全力吸收你所收聽到的資訊。

你發現這些人對當今的執政者非常不信任、不放心，從他們列舉的事實中，你不得不承認你認同他們的看法說辭：一個美國名校法學院畢業的博士，盡做些知法犯法的事；向來反對全民直選的人，居然出來競選總統；選舉前才高唱台灣的前途由台灣人來決定，選上第二天就要跟對岸架橋溝通；才說聞聲救苦，大颱風天居然去喝喜酒吟詩作樂。他們邊說邊搖頭，你也覺得這種人能夠選上、政績奇差，居然要出來競選連任，而且還有那麼多人挺他，實在太不可思議。

你也發現當他們說到在野黨現在的領導人、也是總統候選人的時候，他們的臉上充滿希望充滿贊賞。同樣也是名校法學院畢業，她的思緒清晰，認清台灣目前的危機，就她熟稔的國際觀，策劃台灣的未來。但是，在這些樂觀的展望中，你也體會到他們的憂慮。畢竟，在野黨的財力實在太微弱，怎可能跟世界上最富有的政黨相比呢？如同他們說的，那個黨挾豐厚的財力，再加上控制了政、軍、立法、司法

，還有最可怕的媒體。更何況還有對岸更龐大更恐怖的勢力，明的暗的，壓得叫人喘不過氣來。

你看到他們搖頭，你聽到他們嘆息。

（七）

蘭芯坐著輪椅，由最近一直照顧她的友人，從停車場推到休倫河邊的一座小公園，參加一年一度的肉粽節。河上正進行獨木舟競賽，橋上有人在悠閑地觀賞，河邊有人在加油，有人在專心垂釣。公園裏有人在烤肉野餐，有人在慢跑競走。蘭芯開心地笑了，為自己的重生，為酷寒的冬天終於過去，感激地伸開雙臂，想要毫無保留地擁抱這一切、珍惜這一切。

寬邊草帽下，她姣好的臉龐略顯蒼白，重傷後的浮腫瘀青已經消失得差不多，只有仔細看，才會看見一絲兒令人心疼的痕跡。除了還待完整復健的聲帶和左腿，她復原的速度，讓醫生和關心的朋友們都感到意外。她雖然還記得第一次開口說話的時候，照顧她的朋友們強忍住眼淚的情景，但是，她有信心她一定還可以像以前一樣，為她的故鄉，為她母親阿嬤外公外嬤舅舅的家鄉的未來，發出響亮的聲音。她也一定會再站起來，繼續走她一直走著的路。

涼亭裏坐滿了鄉親，看見她，都不約而同站起來鼓掌歡迎，這是她出事以後第一次在同鄉會同學會舉辦的大型活動中出現。她想站起來跟大家致謝，大家忙叫喊著，坐著就好，坐著就好，她只得頻頻跟大家點頭，用微弱沙啞的聲音跟大家說謝謝。他們紛紛圍到她身邊，問她的近況，都說她氣色很好，幫她盛了一滿盤鄉親烹調的佳肴，幫她領了一個每年這時候都由一位同鄉親手包的粽子。

然後，她看見長長的野餐桌另一端坐著的那個人。還在醫院的時候，常去探望她的朋友們，曾經告訴過她，那個被懷疑肇事的人也受傷了，而且失憶。他們也告訴過她，他曾經參加春節晚會，也參加幾次同鄉會舉辦的小型活動，偵辦這起車禍的布朗警官都一直在一旁監視，這次也不例外。好友們跟她說，其實，這也是整個案子偵察的過程之一，警方希望藉由他在大庭廣眾的出現，來引出主謀或同謀者。

她把那盤菜和粽子平放在腿上，悄悄地跟推輪椅的好友說了一聲，她們便繞過兩排坐得滿滿的長桌，來到那個人和布朗旁邊。霎那間，涼亭內原本熱烈的談話全部中斷，熱鬧的氣氛也一下子冷卻了下來，涼亭內的空氣彷彿全被抽空了似的，那個人和布朗的臉上，露出詫異不解，蘭芯相信布朗部署在涼亭周圍的人馬也一定十分警張。

她先定定地看著那個人，然後綻開一朵讓人釋懷的微笑，向那個人伸出右手，說：“我叫林蘭芯，很高興看見你。”她握住那個人遲疑了一下下才伸出來正冒著汗的手。亭內亭外的人看見這一幕，都大大鬆了一口氣，感動得拍手叫好，好幾個人紛紛搶上前去，拍下這動人珍貴的鏡頭。

（八）

這張照片是約瑟夫在完成這次在伊拉克阿富汗巴基斯坦一帶的任務，回到他父母親遺留給他的湖邊的小房子，準備好好休息一陣子的時候，在隨手從小鎮的加油站買回來的報紙上看到的。他先是被報紙上的標題吸引住：“我叫林蘭芯，很高興看見你。”然後是照片上那個女子一臉充滿熱情光亮而且似乎曾經見過的笑臉、脖子上那條細細的項鏈。他顫抖的手抓住放大鏡，看見放大鏡下那個墜子，翠綠的四瓣醡醬草，每一瓣上都彎了一道彩虹。

那一刻，那埋藏了多年自己以為埋得很深很密不會再讓他痛不欲生的痛，像突然摘除腳鐐手銬的猛獸一般，狠狠地撲向他，無情地撕裂著他，吞噬著他的心。他嘶吼，他狂叫，彩虹！彩虹！這個叫起來心會痛的名字。

他取下當年彩虹的父母送給他的見面禮，一條陪著他在任務中幾度出生入死的項鏈，打開心型墜子，比照墜子裏他跟彩虹的合照和報紙上林蘭芯的相片。無疑地

，她承繼了彩虹的笑容，嘴角小小的酒窩裏的笑容，和兩道彎得柔和的眉毛；深邃的藍眼睛、高挺的鼻子，繼承了他的。

他等不及讀完有關蘭芯的報導，他來不及卸下風塵僕僕的行囊，他激動興奮難以置信地踏上，兩百哩路三個小時的旅程。三十二年的尋找和等待，終於有了答案有了結果。他不想探討為什麼多年前，他終於可以而且也聯絡到彩虹的弟弟的時候

，得到的只是彩虹不幸難產的耗訊，卻沒有絲毫他女兒的消息。

這些年，在許多異國的星空下，他枕臂在心裏描繪女兒的模樣，在有東方人的街道上，他都忍不住多瞧幾眼路過的女子，想在她們身上找到女兒的形象。現在，所有的想像都將具體地呈現在他眼前。他握著方向盤，在94號州際公路上往東疾駛，希望在日落之前，趕到屬下打聽來發簡訊傳給他的地址。

他在心裏不停地唸著：“蘭芯，我是約瑟夫，你父親。很抱歉，現在才…”每唸到這裏，他就哽咽唸不下去，熱淚盈眶，幾度將車停到路肩擦淚，平息激動不已的心情。

（九）

這四天三夜的中西部夏令會，你只參加星期六一整天和星期天一上午的演講，跟大家一樣，住在主辦單位遴選來設備舒適的大學宿舍。你和布朗、布朗的人馬合住一間，有客廳、小廚房、兩套衛浴設備。也跟大家一樣，三餐都在學校的餐廳吃

，忙著在校園裏，從宿舍走到餐廳，從餐廳走到演講的大廳，好像回到大學時代上課一樣。

你看到了你以前深信的“一小撮”人，從美國中西部各州開好幾個小時的車，攜家帶眷來認親結緣齊聚一堂，聆聽特地從故鄉專程趕來的學者的演講，更清楚認識故鄉的現況，更瞭解故鄉未來的展望。在這兒，你看到白髮蒼蒼行動不便終生為臺灣拼命的先驅，你聽到這半年來已經熟悉的理想，你見證了這“一小撮”人，這幾十年在異鄉為故鄉所做的種種努力。

開幕典禮唱國歌，地主國星條旗歌之後，你聽到的是這些人熟悉的台灣翠青，而不是你唱了一輩子的國歌，如果你還記得那首其實是黨歌卻硬掰成國歌的歌的話

。晚上的台灣之夜，演奏的是這些人熟悉的民謠，演唱的是這些人跟著哼唱會流下熱淚的歌曲。你跟布朗坐在大廳最後一排，看著這些人，在異地他鄉奮鬥的艱難中

，一年一度互相鼓舞，互相安慰思鄉的心情。

你遠遠地看到蘭芯和她最近才相認的父親坐在前排，兩人不時轉過頭來看對方

，不時摟摟肩拍拍背，好像這一切是場夢，深怕一不經意就又要失去對方似的。畢竟，三十二年了，一個是從未見過面的父親，一個是從未抱過撫養過的女兒。整個事件，如果真如布朗所偵查的那樣，你確實釀成了一樁悲劇，那麼，這對父女非常戲劇性的結局，應該是這整個悲劇中相當諷刺的喜劇了。

後語

這時，八月中旬艷陽的下午，你扛著白底印著綠色寶島的旗子，獨自走到一壘跟二壘之間後面的草坡上，面對著本壘的方向，不斷地搖著大旗，彷彿在跟本壘區後面觀眾席上不停揮舞的同類型的旗子，相互傳遞這面旗子所代表的意義。

你高聲喊“台灣隊加油”的聲音，在這熱鬧一如嘉年華慶的球場上，雖然微弱到幾乎聽不見，可是，你，你自己聽到了！因為，這是你半年多來，重新認識自己生長的地方，重新認定一個努力勇敢地邁向真正民主的國家，重新界定自己的身份之後，毫無猶豫，毫無保留，毫無畏懼大聲發出的聲音。

跟其他人一樣，你也常常在想，如果哪一天你恢復從前的記憶了，你是否會因此忘記這半年來的重生，忘記這半年來那些對你伸出真誠的手熱心照顧你的朋友，拿過去的自己來否定現在的你和未來的你呢？或許，如果那天真的來了，回到過去的你，“現在”對你而言，將只是一片空白，便沒有所謂的遺忘、牽掛和抱憾了。

現在，你不想去煩惱這個問題，你只想好好珍惜這一刻，為自己的新生，為那些義無反顧引導你，甚至可以說願意原諒你的朋友。

現在，你只想高喊：

“台灣隊，加油！”

“台灣隊，加油！”

布朗和他調來的人員，在你附近嚴陣以待。

【太平洋時報徵文佳作2012】